古今律歷考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今律歷考

(一)

邢雲路輯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古今律厤考卷一

明安肅邢雲路輯

周易考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

水火相息爲革。澤中有火。二性相息。勢必變革。夫不有克。何以相生。不有革。何以相因。君子觀革之象。知天地乃革之大者也。所以治厤明時。厤數也。蓋天地革斯四時成。而其數最難明也。自羲和厤象授時之後。二官失次。七元無紀。春秋有食晦之譏。漢世昧歲差之理。唐宋以來。其法漸密。至元太史郭守敬、乃臻其妙焉。然自元辛巳至今。三百餘年。消息之法頓亡。厤理之原盡失。斯時也。正澤火當革之時也。昔漢厤凡五變。唐厤凡八改。宋厤凡十六改。使厤可仍舊。何樂改作。然而天運難齊。人力未至。不容不改作也。晉杜預云。治厤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正謂是耳。且古厤甚疏。漢時尚不知歲差。至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乃減歲餘。併創月行遲疾法。作乾象厤。魏文帝時。韓翊作黃初厤。始課日食。晉姜岌始以月蝕術檢日度。宋何承天作元嘉厤。始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祖沖之作大明厤。始取至前後日測晷景。北周時馬顯作丙寅元厤。始推定交蝕之小餘。隋張胄元作大業厤。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劉焯作皇極厤。始推黃道月道術。立躔度。準四序升降。唐僧一行作大衍厤。步日躔始密。近周世宗時。王樸作欽天厤。

始變五星法使遲疾留行舒急有漸宋初用應天厤繼改乾元等厤逮靖康間凡百六十餘年而厤八改南渡後統元等厤凡百餘年而厤又八改蓋宋厤未精自相紊亂故愈改而愈不效也元承用金厤至至元郭守敬乃測驗周至改作始精作授時厤然非謂授時之法遂一成不易可歲歲無改也觀守敬之言曰以至元十八年歲次辛巳爲立元上考往古下驗將來周歲消長皆距立元爲算其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爲元曰諸應不用爲元者正欲後人隨時改革也豈惟後人卽守敬自改之矣至元十七年守敬作授時厤定閏應二十萬一千八百五十分轉應一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分交應二十六萬一百八十七分八十六秒此載在元史可考也至至元三十一年甲午纔十四年耳而守敬復測天道見其少差乃於閏應加二百分於轉應減一千六百九十九分於交應加二百一十四秒踰十四年卽改三應至今疇人用之獨奈何後人一無所改乎隨時變易乃謂之革及今不革謂澤火之義何隆慶間監官周相不云乎謂自至元辛巳爲厤元至今己巳二百八十九年年遠數盈天度漸差失今不考所差必甚夫相達者也其言良是而奈何今之司厤者不味其言耶卽今月離經甲午更訂猶稱密近至日躔遭元統銷沒遂差至踰時其若五星之度率則自累代來因革失眞皆所當亟正也

律厤配六十四卦

乾律中仲呂音徵厤爲小滿四月中中卦辟乾次候靡草死居震之六五

坤律中應鍾音羽厤爲小雪十月中中卦辟坤次候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居兌之九五

屯律中黃鐘、大呂音羽麻爲冬至十一月中末卦侯屯內小寒十二月節始卦侯屯外冬至末候水泉動
小寒初候鴈北鄉居坎之初六、九二
豪律中太簇音角麻爲立春正月節中卦大夫豪次候蟄蟲始振居坎之六四
需律中太簇、夾鍾音角麻爲雨水正月中末卦侯需內驚蟄二月節始卦侯需外雨水末候草木萌動驚
蟄初候桃始華居坎之九五、上六
訟律中姑洗音角麻爲清明三月節中卦大夫訟次候田鼠化爲鴽居震之六二
師律中仲呂音徵麻爲立夏四月節中卦大夫師次候蚯蚓出居震之九四
比律中仲呂音徵麻爲立夏四月節末卦卿比末候王瓜生居震之九四
小畜律中仲呂音徵麻爲小滿四月中始卦公小畜初候苦菜秀居震之六五
履律中林鍾音徵麻爲大暑六月中始卦公履初候腐草化爲螢居離之九三
泰律中太簇音角麻爲雨水正月中中卦辟泰次候鴻鴈來居坎之九五
否律中夷則音商麻爲處暑七月中中卦辟否次候天地始肅居離之六五
同人律中夷則音商麻爲立秋七月節末卦卿同人末候寒蟬鳴居離之九四
大有律中仲呂、蕤賓音徵麻爲小滿四月中末卦侯大有內芒種五月節始卦侯大有外小滿末候麥秋
至芒種初候螳螂生居震之六五、上六

謙律中大呂音羽厤爲小寒十二月節中卦大夫謙次候鵲始巢居坎之九二
豫律中夾鐘姑洗音角厤爲春分二月中末卦侯豫內清明三月節始卦侯豫外春分末候始電清明初候桐始華居震之初九六二
隨律中夾鐘音角厤爲驚蟄二月節中卦大夫隨次候倉庚鳴居坎之上六
蠱律中姑洗音角厤爲清明三月節末卦卿蠱末候虹始見居震之六二
臨律中大呂音羽厤爲大寒十二月中中卦辟臨次候鷙鳥厲疾居坎之六三
觀律中南呂音商厤爲秋分八月中中卦辟觀次候蟄蟲坏戶居兌之初九
噬嗑律中應鐘音羽厤爲立冬十月節末卦卿噬嗑末候雉入大水爲蜃居兌之九四
賁律中南呂音商厤爲秋分八月中始卦公賁初候雷乃收聲居兌之初九
剝律中無射音商厤爲霜降九月中中卦辟剝次候草木黃落居兌之六三
復律中黃鐘音羽厤爲冬至十一月中中卦辟復次候麋角解居坎之初六
无妄律中無射音商厤爲寒露九月節中卦大夫无妄次候雀入大水爲蛤居兌之九二
大畜律中南呂音商厤爲白露八月節末卦卿大畜末候羣鳥養羞居離之上九
頤律中黃鐘音羽厤爲大雪十一月節末卦卿頤末候荔挺出居兌之上六
大過律中應鐘音羽厤爲小雪十月中始卦公大過初候虹藏不見居兌之九五

坎律中黃鐘、大呂、太簇、夾鐘音羽、角。麻爲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卦由冬至之中孚以至驚蟄之晉候由冬至之蚯蚓結以至驚蟄之鷹化爲鳩蓋坎爲正四卦之北其六爻居月中節之在北方者也。

離律中蕤賓、林鐘、夷則、南呂音徵、商。麻爲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卦由夏至之咸以至白露之大畜候由夏至之鹿角解以至白露之羣鳥養羞蓋離爲正四卦之南其六爻居月中節之在南方者也。

咸律中蕤賓音徵。麻爲夏至五月中始卦公咸初候鹿角解居離之初九。

恆律中黃鐘音宮。麻爲大暑六月中末卦候恆內立秋七月節始卦候恆外大暑末候大雨時行立秋初候涼風至居離之九三、九四。

遯律中林鐘音徵。麻爲大暑六月中中卦辟遯次候土潤溽暑居離之九三。

大壯律中夾鐘音角。麻爲春分二月中中卦辟大壯次候雷乃發聲居震之初九。

晉律中夾鐘音角。麻爲驚蟄二月節末卦卿晉末候鷹化爲鳩居坎之上六。

明夷律中無射音商。麻爲寒露九月節末卦卿明夷末候菊有黃華居兌之九二。

家人律中蕤賓音徵。麻爲芒種五月節中卦大夫家人次候鵙始鳴居震之上六。

睽律中大呂音羽。麻爲小寒十二月節末卦卿睽末候雉雊居坎之九二。

蹇律中黃鐘音羽。麻爲大雪十一月節中卦大夫蹇次候虎始交居兌之上六。

解律中夾鐘音角。麻爲春分二月中始卦公解初候元鳥至居震之初九。

損律中夷則音商麻爲處暑七月中始卦公損初候鷹乃祭鳥居離之六五
益律中太簇音角麻爲立春正月節末卦卿益末候魚上冰居坎之六四
夬律中姑洗音角麻爲穀雨三月中中卦辟夬次候鳴鳩拂其羽居震之六三
姤律中蕤賓音徵麻爲夏至五月中中卦辟姤次候蜩始鳴居離之初九
萃律中南呂音商麻爲白露八月節中卦大夫萃次候元鳥歸居離之上九
升律中大呂音羽麻爲大寒十二月中始卦公升初候雞乳居坎之六三
困律中無射音商麻爲霜降九月中始卦公困初候豺乃祭獸居兌之六三
井律中蕤賓音徵麻爲芒種五月節末卦卿井末候反舌無聲居震之上六
革律中姑洗音角麻爲穀雨三月中始卦公革初候萍始生居震之六三
鼎律中蕤賓林鐘音徵麻爲夏至五月中末卦侯鼎內小暑六月節始卦侯鼎外夏至末候半夏生小暑初候溫風至居離之初九六二
震律中夾鐘姑洗仲呂蕤賓音角徵麻爲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卦由春分之公解以至芒種之卿井候由春分之元鳥至以至芒種之反舌無聲蓋震爲正四卦之東其六爻居月中節之在東方者也艮律中無射應鐘音商羽麻爲霜降九月中末卦侯艮內立冬十月節始卦侯艮外霜降末候蟄蟲咸俯立冬初候水始冰居兌之六三九四

漸律中太簇音角麻爲雨水正月中始卦公漸初候獺祭魚居坎之九五
歸妹律中南呂無射音商麻爲秋分八月中末卦侯歸妹內寒露九月節始卦侯歸妹外秋分末候水始涸塞露初候鴻鴈來賓居兌之初九九二
豐律中林鐘音徵麻爲小暑六月節中卦大夫豐次候蟋蟀居壁居離之六二
旅律中姑洗仲呂音角徵麻爲穀雨三月中末卦侯旅內立夏四月節始卦侯旅外穀雨末候戴勝降于桑立夏初候螻蟈鳴居震之六三九四
巽律中夷則南呂音商麻爲處暑七月中末卦侯巽內白露八月節始卦侯巽外處暑末候禾乃登白露初候鴻鴈來居離之六五上九
兌律中南呂無射應鐘黃鐘音商羽麻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卦由秋分之公貢以至大雪之卿頤候由秋分之雷乃收聲以至大雪之荔挺出蓋兌爲正四卦之西其六爻居月中節之在西方者也
渙律中林鐘音徵麻爲小暑六月節末卦卿渙末候鷹乃學習居離之六二
節律中夷則音商麻爲立秋七月節中卦大夫節次候白露降居離之九四
中孚律中黃鐘音羽麻爲冬至十一月中始卦公中孚初候蚯蚓結居坎之初六
小過律中大呂太簇音羽角麻爲大寒十二月中末卦侯小過內立春正月節始卦侯小過外大寒末候水澤腹堅立春初候東風解凍居坎之六三六四

既濟律中應鍾音羽厤爲立冬十月節中卦大夫既濟次候地始凍居兌之九四
未濟律中應鍾黃鍾音羽厤爲小雪十月中末卦侯未濟內大雪十一月節始卦侯未濟外小雪末候閉塞而成冬大雪初候鶡旦不鳴居兌之九五上六
右六十四卦配五聲十二律符合亡論已至其以卦配候起自中孚每卦六日七分及所配公辟侯大夫卿之數其原出於孟氏章句京房又以卦爻配直一期之日以附易緯之文用占災眚吉凶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以後乾象天保各有因革亦皆不經其於厤數之差率則毫無關係自後魏來始載於厤經相沿厤唐宋至金不變至元庚辰郭守敬造授時厤始刪去刪之誠是也其法大都自冬至初候起中孚而坎離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以一年分之蓋以一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有奇除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外以六十卦分一朞之數每卦得六日八刻七分有奇爲卦策半之得三日四刻三分半有奇爲貞策置冬至大小餘命之爲公中孚卦以卦策六日八刻七分有奇加之爲辟復卦又以貞策三日四刻三分半有奇加之得九日一十三刻有奇爲侯屯內卦又加一貞策得一十二日一十七刻四分有奇爲侯屯外卦又加一卦策得一十八日二十六刻一分有奇爲大夫謙卦又加一卦策得二十四日三十四刻八分有奇爲卿睽卦再加一卦策得三十日四十三刻五分有奇爲公升卦是冬至一月三十日四十三刻半有奇交大寒十二月中每一月分五卦也一年十二月皆然然一月固分五卦而以冬至一陽生論之則一月總謂之復卦惟復之前原有中孚一卦居六日八刻七分有奇踰六日而後

乃七日也。七日方交復卦。故曰七日來復。此其術也。於厤法何預焉。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以易卦殺身。身且不保。於道何居。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仲尼言天地陰陽自然奇偶之數。卽河圖數也。天地者。陰陽對待之體。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序。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位。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爲河圖之數也。以配律厤。一、六、水。爲北方七宿。其音羽。二、七、火。爲南方七宿。其音徵。三、八、木。爲東方七宿。其音角。四、九、金。爲西方七宿。其音商。五、十、土。爲中央大衍之數。其音宮。故唐厤志云。大衍爲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厤之大紀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五奇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五偶也。天地之數各五位。五位相配。以合五行。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爲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爲火。天三與地八相得。合爲木。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爲金。天五與地十相得。合爲土。天數二十有五。五奇之積也。地數三十。五偶之積也。天地之數。合二十五、三十。凡五十有五。乾鑿度所云天地合和數。正謂此也。陰陽五行。八卦六爻。皆變化也。陰陽五行之屈伸往來。八卦六

爻之吉凶休咎皆鬼神也變化以數成鬼神以數行聖人衍易揲蓍使人知趨吉避凶以前民用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傳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神物謂蓍也五十者大衍之蓍數也衍演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以五行五數爲衍母以十數爲衍子數備於五極於十故以五大衍之以母衍子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爲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虛其一以象太極也蓋數始於一如辰不動如君無爲故虛一不用而萬變出焉王弼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太極生兩儀故分而爲二蓋以兩手中分四十九策左手分天右手分地以象兩儀也五十除一者無一也四十有九掛一者有一也易變爲一是也故以右手於左分天數之中取其一策懸掛於左手之小指間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數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指間也以四數左手分天之策而歸其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於左手三四指間象四時者以四數也象閏者歸餘於終也又以四數右手分地之策而歸其餘數於左手二三指間是爲一變筮法一揲不五則九得五者三所謂奇也得九者一所謂偶也再揲不四則八得四者二所謂奇也得八者二所謂偶也八九爲多四五爲少三少得老陽之數九三多得老陰之數六兩多一少得少陽之數七兩少一多得少陰之數八五歲再閏者五歲之間再積日而成月故蓍者凡有再扐

然後別起一掛也畢中和言三揲皆掛正再閏後掛之義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略舉其凡也
衞元嵩元包論曰混茫旣判天地闢矣天地旣闢三統分矣三統旣分四時序矣四時旣序閏斯生矣正
閏相生數無窮矣此之謂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

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是也揲蓍之法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偶積
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謂其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
三十六策爲老陽爻也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謂其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
存三十二策爲少陰爻也餘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謂其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
而見存二十八策爲少陽爻也餘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謂其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
而見存二十四策爲老陰爻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而爲言耳陽爻六
乾老陽一爻三十六策計六爻凡二百一十有六陰爻六坤老陰一爻二十四策計六爻凡百四十有四
合二百一十有六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曰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爲三百六十也
厤法以氣言之則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
六十也蓋掛扐之數象月之閏過揲之數象歲之周總過揲以成四時即一期也然少陽之策一爻二十

八六爻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一爻三十二六爻則一百九十二二少之合亦三百六十此獨以老陽老陰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何也九六有象七八無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無象也以畫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六子無畫也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無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無象也二篇者易上下經六十四卦也每卦六爻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以陽爻三十六乘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以陰爻二十四乘之得四千六百八合六千九百一十二四千六百八共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萬物之數固不盡於此但取象於萬若云自一而萬當萬物之數耳若少陽一百九十二以二十八乘之得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乘之得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一營也掛一二營也揲四三營也歸奇四營也易變易也尚未成爻成卦故止謂成一變易也如是者三變成一爻一爻得兩儀之畫二爻得四象之畫三爻得八卦之畫至於積七十二營凡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卦之名已立此內卦之貞八卦而小成也自是引進而往伸之又九變三十六營以成三畫

再得小成之卦一則外卦之悔亦備內外成卦是謂大成也如是然後觀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逢事類以增長之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以定吉凶悔吝一卦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六卦天下所能之事法象皆盡人之趨吉避凶向悔背吝者其道皆不越此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惟易理備天下之能事故可以顯明無爲之道而神靈其德行之事是故可與酬酢應對萬物之求蓋筮受命如嚮吉凶悔吝取決不爽也可與佑助神化之功蓋神不自見待易道方見卽謂以易助神可也道在天德行在人在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酬酢其在人者卽祐助其在天者皆易之神也故關朗曰神也者易之靈也靈應冥契不思而得强名曰神故易之神在乎道而所神在人

夫是易也顯道佑神何物不有厤固在其中矣然謂之曰象四時象閏曰當期之日象者象其奇耦當者當其成數也至於氣朔之分秒陟降消長一而不一則在人隨時測驗以更正之正其數卽神乎易也漢史不知遂以大衍大率之數牽强湊合以步氣朔而謂厤數諸率皆出於此則非矣

古今律厤考卷二

尙書考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古帝堯克明峻德化致雍和其道曷繇堯以治厤明時政之首務也乃命重黎之後羲氏和氏敬順昊天厤數以紀之象器以察之使日月星辰各得其所以此天時敬授於人焉昔少昊氏衰九黎亂德神人雜擾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乃復育重黎之後羲承重和承黎掌天地之事日中星鳥之類卽天事平秩東作之類卽地事而四時分職在焉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也象璇璣玉衡也日謂日之甲乙躔有盈縮月謂月之大小離有遲疾二十八宿衆星麗天不動者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有遲速順逆者爲緯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周天二十八宿分之辰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正月會亥辰爲陬訾二月戊爲降婁三月酉爲大梁四月申爲實沈五月未爲鶉首六月午爲鶉火七月巳爲鶉尾八月辰爲壽星九月卯爲大火十月寅爲析木十一月丑爲星紀十二月子爲玄枵是也然非一定古正月會亥在初旬至今雨水後方會亥久之則以漸後移矣厤象旣明節候悉均乃成一歲一厤敬授於人俾隨天時早晚以爲人事耕穫之候焉其總爲一歲之厤其分有四時之異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分者分其職也帝堯於羲和之內分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嵎夷之地掌春天之政曰暘谷者日出於谷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卽稱嵎夷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嵎夷東表之地嵎夷卽今山東登州府寅敬平均秩序作起也於仲春方出之日如敬賓客而導引之識其景也聖人重農事春在東方故曰東作蓋以節氣之早晚均序之以勸民興作也日中者春分之日漏以候之晝夜皆五十刻也舉晝以見夜故曰日中星鳥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是也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春分之昏鳥星畢見於南方也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言軍陳象天之形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卽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尙書考靈曜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故曰敬授人時然古厤若斯久之星漸右移一鳥宿四時皆可昏中種穀如今萬厤年仲春昏中井初則將出鶉首而入實沈四時皆非一定在隨時耳殷中也仲春陽之中也析分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分析而作事矣乳化曰孳交接曰尾鳥獸皆以尾交卽物之生育其氣之和可驗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帝堯又於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令居南交之地掌夏天之政蔡注云南交南方交趾

之地。又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考交趾在雲南之南。堯時未必屬中國。曰明都三字。亦無考證。闕之可也。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夏在南方。故曰南訛。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伺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是也。心宿三星。中曰大火。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心星言。火乃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此夏至昏之中星也。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之位。以此正仲夏之氣也。因析而又析也。希革、鳥獸毛羽希少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堯又分命其和氏而字仲者。令居西方。掌秋天之政。徐廣云。西、天水郡之西縣也。今屬陝西鞏昌府。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餞、送、納、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入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秋在西方。故曰西成。宵、夜也。秋成之日。晝夜亦皆五十刻。與夜以見日。故曰宵中星虛、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也。虛在玄武之中。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堯又申命其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朔方。掌冬天之政。唐孔氏曰。朔、盡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暗、都、聚也。北方幽暗。故曰幽都。今順天府昌平州有幽都山。在察也。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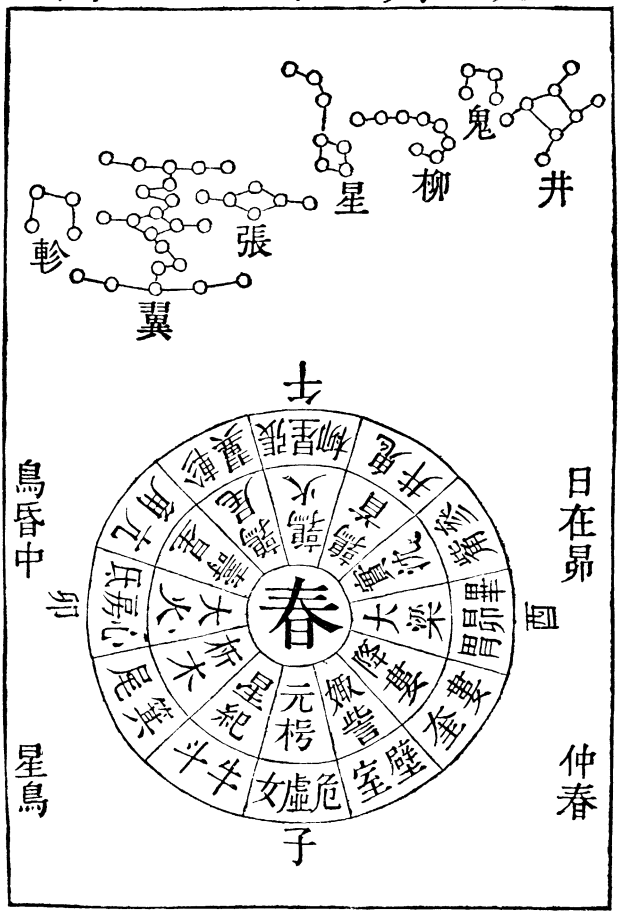
改也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旦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人於此時除舊更新作來歲更易之事猶由朔日而改易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是也昴在白虎之中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入於內也氄毛鳥獸皆生耎氄細毛以自溫也夫四時之日與星曰出日納日曰敬致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有地里之不同焉曰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有古今之不同焉曰出日者即厤家之測日出分也曰納日者即厤家之測日入分也曰敬致者即夏至之測午景也不言冬者測冬至亦以晝影也日有分至而晝夜之刻係焉然各有地理之不同如堯都平陽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有餘夏至晷長一尺五寸春秋分日出卯日入酉夏至日出寅日入戌冬至日出辰日入申其餘二十氣之日出入可類推焉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冬至晝四十刻其餘二十氣之晝長短可類推焉此平陽也天地之中也嶽臺稍南去平陽不遠乃正値天地之中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以八尺表測晷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日出寅正三刻日入戌初初刻晝六十刻冬至日出辰初初刻日入申正三刻晝四十刻與平陽同若南海在極南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夏至日出卯初二刻日入酉正二刻晝五十四刻冬至日出卯正二刻日入酉初二刻晝四十六刻北海在極北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景長六尺七寸八分夏至日出丑正初刻日入亥初三刻晝八十二刻冬至日出巳初三刻日入未正初刻晝一十八刻此極南極北也其餘九州四海俱各不同即冬夏至皆可以推春秋分至於元京即今之順

天府也。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太史郭守敬造授時厤。測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強。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夏至去極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冬至晝。夏至夜。三千八百一十五分九十二秒。夏至晝。冬至夜六千一百八十四分〇八秒。夏至日出分。一千九百〇七分九十六秒。冬至日出分。三千〇九十二分〇四秒。用四丈表測夏至晷景長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二尺三寸四分。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冬至晷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一丈五尺九寸六分。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元史云。地中以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爲遠。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近。其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爲遠。其短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近。其長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師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冬至晝三十八。夜六十二。蓋地有南北。極有高下。所以日之出入早晚不同。今授時厤。晝夜刻一以京師爲正。其各所實測北極高下。又各不同。此郭守敬之言。何其示人以明悉也。乃今之大統厤推夏至日出分。二千六十八分三十秒。推冬至日出分。二千九百三十一分七十秒。夏至日出寅正四刻。日入戌初初刻。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冬至日出辰初初刻。日入申正四刻。晝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夫今之京即元之京也。授時夏至晝六十二。而大統曰五十九。授時冬至晝三十八。而大統曰四十一。各差三其刻矣。想大統所測之景。必非順天府之景也。蓋偏北。北極高。而夏晝長。冬晝短。偏南。北極低。而夏晝短。冬晝長。大統之刻。或係國初洪武時南京所測之日出分。未可知也。昔郭大史作厤。明示人以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係京師晷刻。與各處不同。今大統不明言所測之景係何年。係何人。係何方海上所測。係去極若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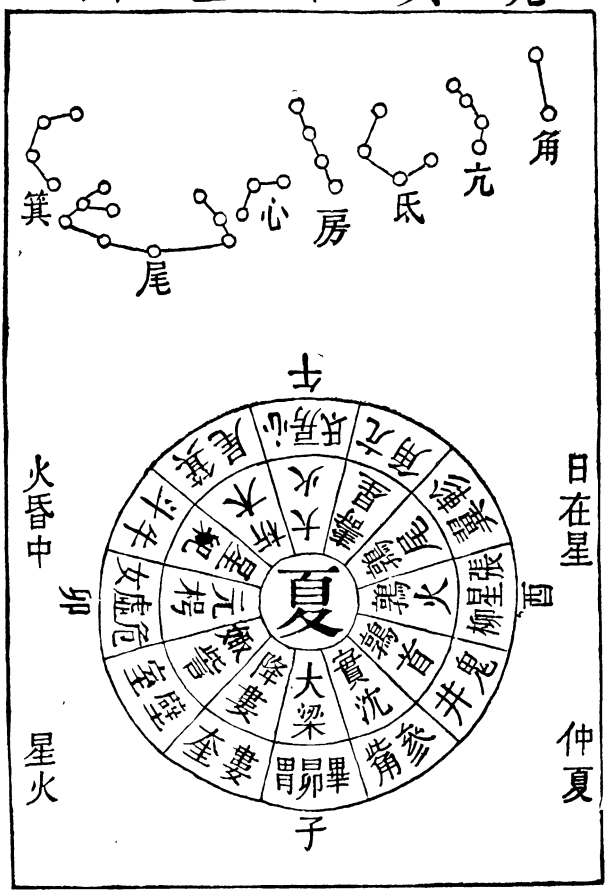
度亦不明言自國初至今歷年監官所測之日出分與授時合否而但鈔寫立成自北京以頒之天下徒令人悶悶耳其堯典之中星有古今之不同者何也堯仲春星昏中而今則井昏中堯仲夏火昏中而今則角昏中堯仲秋虛昏中而今則斗昏中堯仲冬昴昏中而今則室昏中蓋天度有餘歲度不足天度外運而微闊日度內轉而稍狹天漸移而西歲漸移而東堯時日在女在子今在箕在寅自子而移寅是天漸西而日漸東此所以不同也惟其所差至微前人未覺自堯時日躔女虛之交以後漸移至漢時猶未覺漢武帝時洛下閎作太初厤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有聖人定之至今猶神洛下閎能前知眞聖人也殊不知帝堯時不過八十餘年差一度至今三千餘年減至六十餘年差一度八百年差一度之說何不情之甚耶迨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至晉虞喜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又失之不及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唐僧一行推大衍厤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各亦相近至郭守敬推冬至在箕十度斯爲密近然守敬謂六十六年差一度亦非定法六十六年惟守敬之時爲然而守敬之後則又在六十六年下矣試即今歲萬厤二十七年冬己亥歲上距至元十八年辛巳又上距堯元年甲辰推之堯元年甲辰至至元辛巳積三千六百三十八年以授時法推得女宿八度餘爲堯元年天正日躔赤道度蓋女八度近虛止二度今時以距星論虛堯時女未未必非虛郭守敬所云堯時日在女虛之交謂此也若以大統厤法推堯元年冬至赤道日躔危一度其女八度則加於商之沃甲相去八百餘歲而在天違十三度有奇矣帝堯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則昏中昴可推冬至昏中昴則春分昏中星夏至昏中火秋冬昏中虛皆可推

也。至元辛巳至今萬厤二十七年已亥。積三百一十九年。授時推中積一十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日〇一刻九十六分。得箕宿五度一十三分四十六秒。爲天正赤道度。箕宿四度七十二分八十二秒。爲天正黃道度。是冬至日躔在箕也。復以法推四仲昏之中星。則冬至昏之中星在室宿一十三度。春分昏之中星在井宿一十一度。夏至昏之中星在角宿六度。秋分昏之中星在斗宿四度。若以大統推己亥歲前冬至赤道度。得箕宿五度二十三分。黃道度得四度八十一分。則有不同矣。授時推己亥歲前冬至餘四十二萬〇七九。得丙午日丑初三刻。大統則四十二萬一七五。丙午日寅正初刻。授時推春分一十三萬三九。得己亥春二月丁丑日巳初一刻。大統則一十三萬四八。丁丑日午初二刻。授時推夏至四十四萬七。得戊申日申正三刻。大統則四十四萬七九六。戊申日戌初初刻。授時推秋分一十六萬〇一。得庚辰日子正一刻。大統則一十六萬一〇六。庚辰日丑正二刻。此四仲皆差也。以推雨水。授時、丙午亥正三。大統、丁未丑初初。推小暑。授時、癸亥亥正初。大統、甲子子正一。則皆當子半之交。差一日矣。總之二十四氣皆差也。嗟嗟。授時原多密合。何大統竟棄之不用耶。又法推洪武元年冬至日躔箕八度六十八分。仍是六十六年差一度。乃元統上言七十年差一度。非也。李德芳上言每百年上推長一日。下推消一日。其言消長固是。而言各一日。則非也。至嘉靖初。光祿少卿華湘上言。堯冬至日在虛七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計差五十度。然以法推。堯冬至日在女八度。嘉靖初。退至箕六度。至今萬厤年。方退至箕五度。自堯至嘉靖止退四十五度。而湘云已退五十度。今仍在箕五度。而湘云嘉靖初已退至箕三度。信如湘言。自虛七度至箕三度。以爲退五十度也。然以鈐步天。虛七度至箕三度。乃五十八度。而亦非五十度。豈不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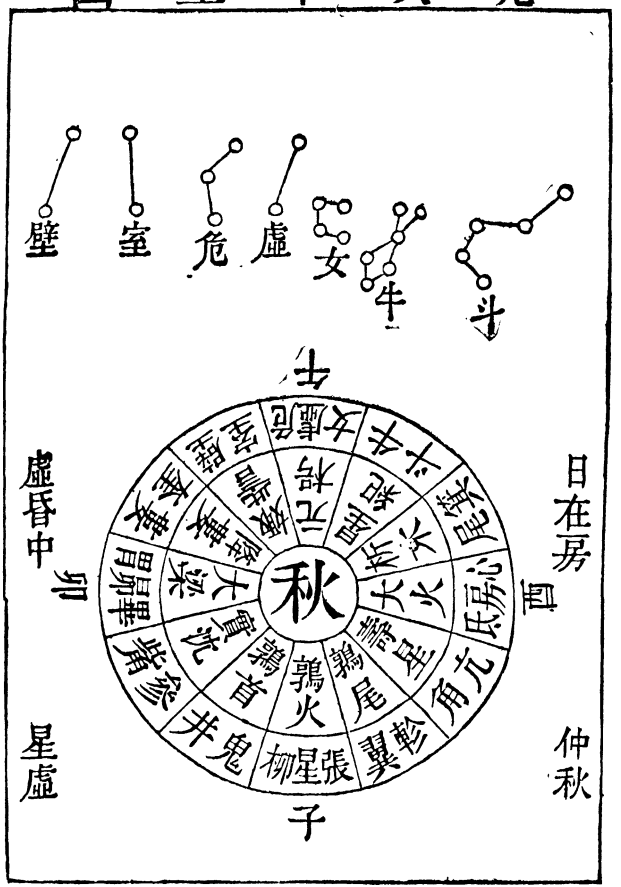
堯典中星圖


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十
日在昴
仲春
鳥星
鳥昏中
子
春
元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虛危
室壁
奎婁
胃昴
畢觜
參井
東井
輿鬼
柳星
張翼
軫角
亢氐
房心
尾箕
斗牛
女虛
危室
壁奎
婁胃
昴畢
觜參
井鬼
柳星
張翼
軫角
亢氐
房心
尾箕
斗牛
女虛
危室
壁奎
婁胃
昴畢
觜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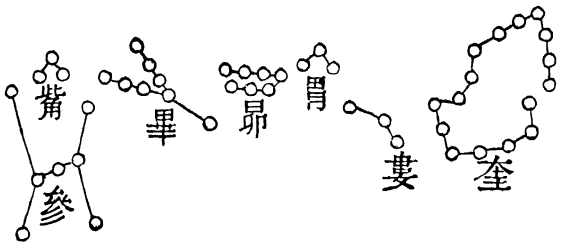
堯典中星圖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午
日在星
仲夏
酉
火昏中
卯
星火
子
夏
鳥星
柳星
張星
翼星
軫星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女虛危
室壁
奎婁
胃昴
畢
觜參
井鬼
柳星
張星
翼星
軫星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女虛危
室壁
奎婁
胃昴
畢
觜參
井鬼

堯典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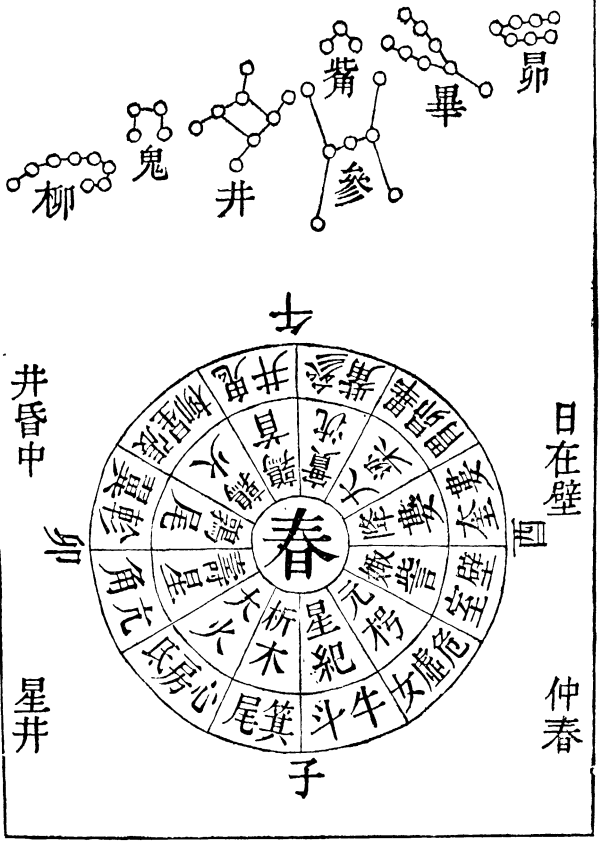

壁
室
危
虛
女
牛
斗
午
日在房
仲秋
虛昏中
星虛
卯
酉
子
秋
觜參
畢昴
胃婁
奎
壁
室
危
虛
女
牛
斗
尾箕
心房
氐
角亢
軫翼
張星柳
鶉火
鶉首
鶉尾
實沈
大梁
降婁
娵訾
析木

堯典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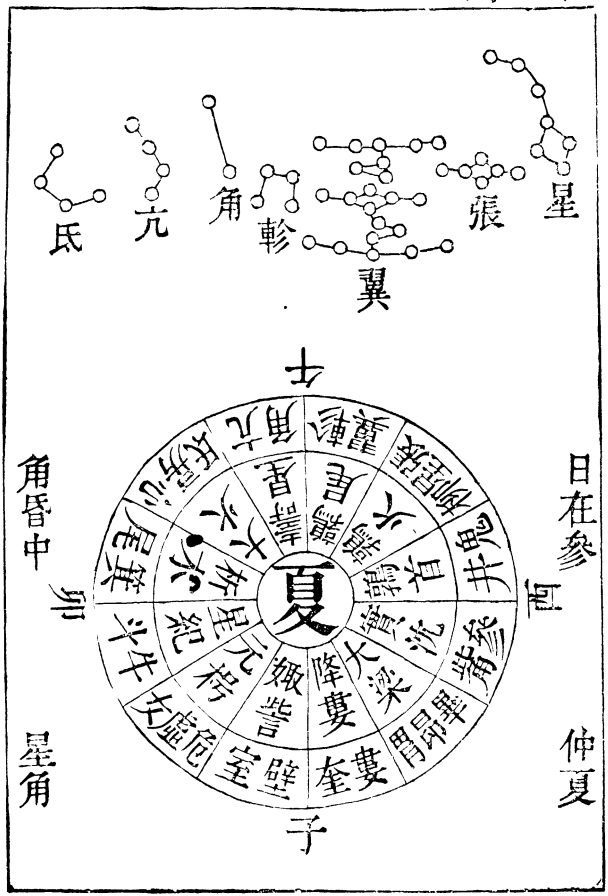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午
日在虛
酉
仲冬
昏中
卯
昴星
子
冬
危
虛
女
牛
斗
箕
尾
心
房
氐
亢
角
軫
翼
柳星張
火
鶉尾
鶉火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壽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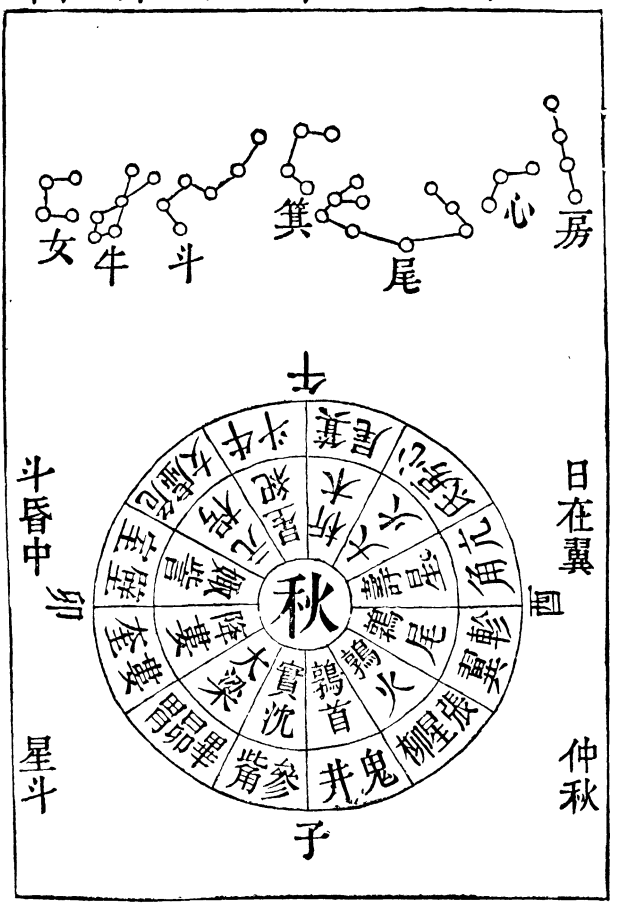
今萬麻年四仲圖


昴
畢
觜
參
井
鬼
柳
午
日在壁
酉
仲春
子
井昏中
卯
星井
春
井鬼
柳星張
翼軫
角亢
氐房心
尾箕
斗牛
女虛危
室壁
奎婁
胃昴畢
觜參井
鬼柳星
張翼軫
角亢氐
房心尾
箕斗牛
女虛危
室壁奎
婁胃昴
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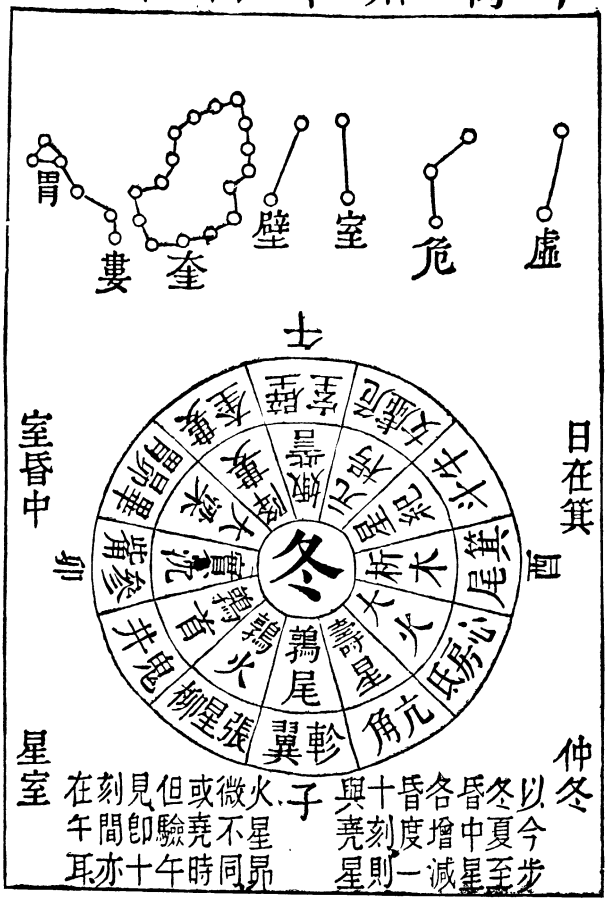
今萬厤年四仲圖


星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午
日在參
酉
仲夏
角昏中
卯
星角
子
夏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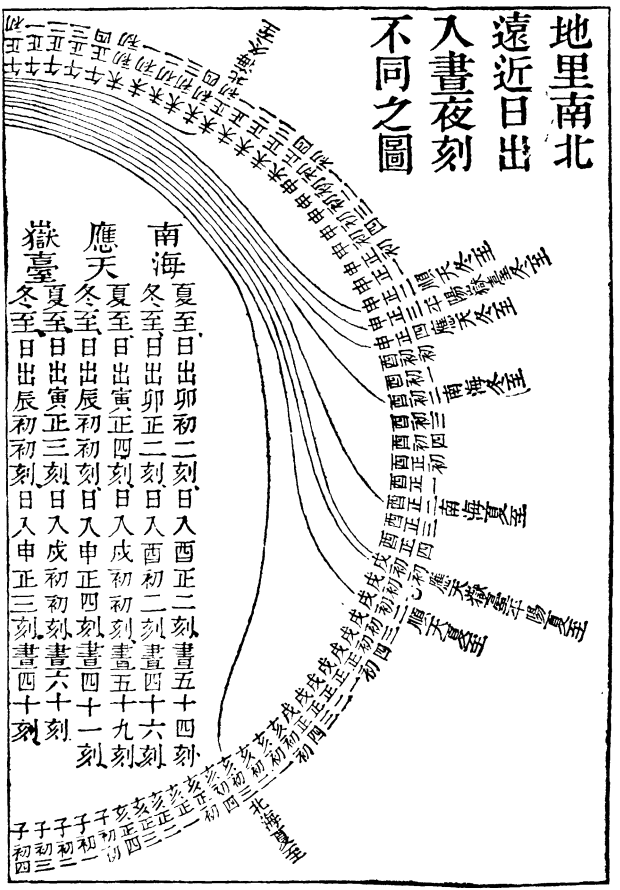
今萬厤年四仲圖



今萬厤年四仲圖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胃
北
日在箕
箕
尾
心
房
氐
亢
角
軫
翼
張
星
鬼
井
參
觜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室
危
虛
女
牛
斗
箕
尾
心
房
氐
亢
角
軫
翼
張
星
鬼
井
參
觜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室
危
虛
女
牛
斗
冬
室昏中
星室
仲冬以今夏至星減一則星與昏各增度刻亮昏冬中步
子火微或但見刻在午間即驗亦十午時同昴星不亮

地里南北遠近日出入晝夜刻不同之圖



平陽 與嶽臺同

順天 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
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

北海 夏至日出丑正初刻、日入亥初三刻、晝八十二刻、
冬至日出巳初三刻、日入未正初刻、晝一十八刻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咨嗟暨與也朞四時曰朞王肅云朞四時是也十日爲旬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一朞凡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然氣朔不齊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厤象以此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此帝堯命羲和而歎其善也夫古時眞厤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厤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所爲不得正要但以梗概言之六厤與周髀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漢傳疏之蔡傳宗之固非堯厤亦非宋厤也其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經言三百六十有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入於六日之內舉全數言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至解所以置閏之意亦據大率言之何則羲和厤法不傳故也天體至圓繞地左旋乃自子而丑而寅卽自北而東轉而南爲左旋日月右旋乃日月行不及天若右旋然蓋經星皆麗天卽天體而日月不麗天各有行度今以蔡傳之所宗於漢傳疏者一一剖析之傳云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一日亦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夫曰四分度之一者一度以四分之每分二十五分共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也曰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九百四十分。乃周髀等術之日法。置二百三十五。以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二千五百分。卽四分日之一。爲二十五刻。一朞共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爲歲周。若以日法乘歲周。得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算。爲朞總。亦曰朞實也。曰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置一度七之。以十九而一。得三十六分、八四二一不盡。共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四二一不盡。爲月不及天之平行度也。曰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者。置四百九十九。以九百四十而一。得五千三百〇八五一不盡。乃五十三刻有奇。共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八五一不盡。爲一會之月。卽今月策。一歲十二月。凡十二會。以十二會乘二十九日。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餘分四百九十九。以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卽置三百四十八。以九百四十而一。得三千七百〇二不盡。乃三十七刻有奇。每歲三百五十四日三十七刻〇二不盡也。傳云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夫曰多五日下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卽四

分日之一。乃二十五刻。爲氣盈也。曰少五日下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置五百九十二。以九百四十而一。得六千二百九十七分不盡。卽六十二刻九十七分不盡。爲朔虛也。合而言之。多五日。少五日。共十日。多二百三十五。少五百九十二。共爲日之八百二十七。置八百二十七。以九百四十而一。得八千七百九十七分八六不盡。卽八十七刻九七八六不盡。共十日八十七刻九七八六不盡。是爲一歲之閏率。卽今之通閏也。曰三歲一閏。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者。置六百單一。以九百四十而一。得六千三百九十三分有奇。加入三十二日內。共三十二日六千三百九十三分有奇。若以一歲閏率三因之。亦得也。曰五歲再閏。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者。置三百七十五。以九百四十而一。得三百九十八分有奇。加入五十四日內。共五十四日三百九十八分有奇。若以一歲閏率五因之。亦得也。曰十有九歲七閏。氣朔分齊。爲一章者。則二百六日七十一刻有奇。以十九年因一年之閏率所得也。至是所積之二百六日七十一刻有奇。以月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八五一除之。皆盡。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矣。月策者。置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以一章十九年乘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日七十五刻。以十九年之二百二十八箇月。併閏之七箇月。共二百三十五數歸除之。得一月之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八五一不盡。卽前一會之月策也。歲法者。置月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八五一不盡。以十二月乘之。得三百五十四日三七〇二不盡。卽於日下之三七〇二不盡。以九百四十乘之。共得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也。月法者。置月策。以日法乘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也。歲餘法者。置朞實。以十

二月而一得二萬八千六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用減月法餘八百五十二分二十五秒以十二月乘之得一萬〇二百二十七分爲歲餘法也通閏者置歲餘法以日法而一亦得卽前閏率也一歲餘一萬〇二百二十七分二歲餘二萬〇四百五十四分三歲餘三萬〇六百八十一分四歲餘四萬〇九百〇八分五歲餘五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分六歲餘六萬一千三百六十二分七歲餘七萬一千五百八十九分八歲餘八萬一千八百一十六分九歲餘九萬二千〇四十三分十歲餘十萬〇二千二百七十分十一歲餘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七分十二歲餘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四分十三歲餘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一分十四歲餘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八分十五歲餘十五萬三千四百〇五分十六歲餘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二分十七歲餘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九分十八歲餘十八萬四千〇八十六分十九歲餘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分三歲一閏以三因歲餘法一萬〇二百二十七分得三萬〇六百八十一分以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減之復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五歲再閏以五因歲餘法得五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分以減兩因月法五萬五千五百一十八分少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八歲三閏以八因歲餘法得八萬一千八百一十六分以減三因月法八萬三千二百七十七分少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一歲四閏以十一乘歲餘法得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七分以四因月法十一萬一千〇三十六分減之餘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四歲五閏以十四乘歲餘法得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八分以五因月法十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五分減之餘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十七歲六閏以十七乘歲餘法得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

九分。以六因月法十六萬六千五百五十四分減之。餘七千三百〇五分。十九歲七閏。以十九乘歲餘法。得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分。以七因月法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分減之。減盡。是七閏之外無餘分也。十九年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者。是歲餘一十日日之八百二十七分。以十九年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加入十九年一百九十日內。以日法除歸前一萬五千二位。得十六日。加入一百九十日內。共得二百六日。餘六百七十三分也。若置滿法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分。以日法歸之。得二百〇六日七千一百五十分九五七不盡。以七閏月歸之。得月策亦無餘矣。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也。積八十一章。計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內。有五百六十七閏。則盈虛之餘盡而復始矣。十九年爲一章。二十七章爲一會。凡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一統。乃八十一章。凡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爲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此古厤之大較也。然古厤但云四分度之一。四分日之一。殊無天周歲周之差。又無上下消長之法。非的數也。歷代以來。至授時而始密。授時厤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爲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

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至今厤家遵用之蓋不用積年日法以實測得之也今去授時三百餘年矣其朞實之數自應推測改正而朔實交轉亦如之奈何猶然甲勝國爲元耶況消長法竟置之不用以推往古一無所合豈理也哉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正月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受終于文祖謂舜受堯終帝位之事于堯文德始祖之廟也堯舜皆以建寅爲正月觀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爲卯月則正月建寅可知夏后氏因之至商乃建丑周乃建子孔子曰行夏之時夏時固遵唐虞者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機也運轉者爲璣持平者爲衡以璿飾璣衡爲橫簫以望天象亦玉爲之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舜初攝位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日月五星在天有常度其災祥與政事相應舜仰察天文觀七政之遲速順逆各由其道與否以審政事之得失何如卽欽若之意也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宣夜者惟漢郗萌記先師所傳云天本無質蒼蒼然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順氣焉晉虞喜因宣夜之說於是有安天之論虞昺亦祖宣夜之說有穹天之論吳姚信又有昕天之論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

宣夜安天論謂天高無窮地深不測天常安於上地居靜於下方則俱方圓則俱圓葛洪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宣夜論曰天形如笠而冒地之表浮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沒西還東不入地中也昕天論曰天若裹地如卵地何所依若無四維天何以立天經地行於水中日月星辰將不得其性是以有兩地之說下地上地之根也冬至天低近南故晝短夏至天起近北故晝長此皆不通之論也賀道養又謂宣夜爲夏殷之法亦無所據周髀者卽蓋天之說也髀股也股者表也周人志之故曰周髀其言天似覆盆中高而四邊下天左行日月旁轉右行隨天左轉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又云天形如倚蓋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故見以爲倚蓋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謂天轉地下今居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中行乎是尤淺之乎論天者又傳周髀本於庖犧黃帝爲蓋天者皆無憑也惟渾天爲得之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則渾儀之設其來遠矣舜之璣衡卽渾儀也歷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覩故宣蓋沸騰後乃遵用之王蕃渾天說曰天形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裹黃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天居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七

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唐以來。其法漸密。故前漢則有洛下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在吳則有王蕃。在晉則有陸績。在宋元嘉則有錢樂。唐貞觀則有李淳風。在開元則有梁令瓚。皆作渾天儀。而其中之最善者。則張衡、李淳風也。張衡之儀。以八尺圓體。具天地之象。有內規、外規、南極、北極、黃道、赤道。而轉之以漏水。告之於靈臺。又有靈憲以說其狀。爲可考也。淳風之儀。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遊儀。而其推驗之法。本於黃道。爲可考也。漢自張衡之外。而洛下閎等造員儀。考麻度。揚子雲論渾儀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壽昌象之。是也。唐自李淳風之外。而梁令瓚之儀。亦有取焉。唐志云。梁令瓚以木爲游儀。僧一行是之。乃共令瓚更鑄爲銅儀。注水激輪。立人擊鐘鼓。令其自轉。機械皆藏櫃中。是也。宋太平興國中。張思訓之渾儀。則有地軸、地輪、地足之異。橫輪、側輪、斜輪之別。此又踵一行之遺象也。大中祥符間。韓顯符之渾儀。則有游規、直規之分。龍柱、水臬之號。此又本淳風之遺法也。宋自靖康之亂。儀象盡歸於金。元初襲用金舊。歲久漸疏。世祖時。郭守敬以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汴京所造。於大都測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於是別創簡儀、仰儀、及方案、闕儿、圭表、景符諸儀。各臻其妙。謂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蓋古人所未及。又遣使四方測景。凡二十七所。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至鐵勒。以考驗之。酌取中數。蓋五年而麻成。以察七政。歷代以來。其數不同。郭守敬所定。其日月行度。已詳於堯咨羲和簡下。木曰歲星。周率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分。麻率四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分八十六

秒五十微。火曰熒惑。周率七百七十九萬九千二百九十分。厤率六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〇分四十三秒。土曰鎮星。周率三百七十八萬〇九百一十六分。厤率一億〇七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四十五分六十六秒二十五微。金曰太白。周率五百八十三萬九千〇二十六分。厤率三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五分。水曰辰星。周率一百一十五萬八千七百六十分。厤率三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五分。五星各以應加中積段日。而合伏遲疾留退各得其位。此郭太史之術也。其簡儀等儀與步七政術至今欽天監遵用之。夫宣夜之謬勿論已。蓋天不合以南方之度漸狹。渾非蓋也。然天下地里南北不同。即守敬測大都較汴京極差四度。可知晷度冬夏亦不同。即古有謂日景於地若千里差一寸者。然各不同。須測乃定。王蕃謂嵩當天中。然非天中。乃中國地中。從測影就晝夜五十刻得之也。又考書傳大全圖載水星春見奎婁。夏見東井等語。又曰木星四仲年行三宿。四孟四季行二宿。又云火星常以十月入太微。夫五星何常之有。古今不同。何宿不麗。何必水春奎婁。夏東井。火豈十月常入太微。況井宿三十餘度。觜宿不及一度。木安得分仲行三宿。孟季二宿之異。以此載之經典。徒令人惑耳。大都五星之行。皆視日度以爲之準。日度正。斯五緯正。歷代以來。測步五星。各有不同。皆從日度推之也。自元至元辛巳。距今三百餘年。歲差不明。日度未改。則五緯之步安所適從。必也察璣衡。測圭晷。先正日度之失。而後以距日距星課五緯之差。庶乎其不失矣。固待其人而後行也。

古今律厤考卷三

尙書考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王者恐諸侯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以巡諸侯所守之事。歲二月、當巡守年之二月也。舜既正月班瑞。二月卽行。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人君順天道以行人事。四時順令。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岱宗。夏五月至南岳。秋八月至西岳。冬十一月至北岳。皆順時之義。舜時正月建寅。此巡守四仲之月。卽二月卯。五月午。八月酉。十一月子也。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泰山爲五岳之長。舜以二月至於岱宗之岳。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蓋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於東方境內名山大川。則望而秩祭之。秩者。具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云。覲、見也。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之君。於此諸國協合其四時之氣節。十二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天子告朔於邦國。恐侯國不齊。故以巡守而合和之。卽在璿璣之意也。時月、詳見咨羲和篇。中日之甲乙。有干有支。世編云。天皇氏制干支。干、榦也。名曰母。支、枝也。名曰子。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閼逢、爲甲。旃蒙、爲乙。柔兆、爲丙。疆圉、爲丁。著雍、爲戊。屠維、爲己。上章、爲庚。重光、爲辛。玄黓、爲壬。昭陽、爲癸。十二支曰困敦、爲子。赤

奮若、爲丑、攝提格、爲寅、單閼、爲卯、執徐、爲辰、大荒落、爲巳、敦牂、爲午、協洽、爲未、涒灘、爲申、作噩、爲酉、閹茂、爲戌、大淵獻、爲亥、邵子曰、干陽也、支陰也、干十而支十二、陰數中有陽、陽數中有陰也、律法制也、律爲候氣之管、而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三者皆取法於律、故曰法制、漢書律厤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律謂十二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鐘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鐘而極焉、長者聲下而濁、短者聲高而清、此律呂之大較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容千二百黍、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管、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爲一龠、兩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管、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龠容千二百黍、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兩龠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審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謂之衡、鍾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然律之十二、又生於厤之十二、律厤志云、推厤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胄胤也。繼胤父世者長子。故以胄爲長。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則樂最能感人。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直者多嚴。故令其正直而溫和。寬者多緩。故令其寬弘而莊栗。輔其偏也。剛彊者必虐。故令其剛而勿苛虐。簡易者必傲。故令其簡而勿傲慢。防其失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長言以歌之。故曰歌永言。既歌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聲之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也。有聲必有律。則以十二律和之。陽六律。陰六呂。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十二律旋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金鐘、鎛石、磬土、塤革、鼓鼗、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竹管簫也。以其聲律被之八音。無不諧協。各得倫理。不相侵奪。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律呂聲音之數。詳見別簡。

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工、官。撫、順。凝、成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皋陶言百官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所撫順者。卽堯典敬授人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瀆。所以撫水辰也。書

傳大全圖。謂木辰配於春。自立春至立夏。九十一日八十分之二十五。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其數皆同。八十分日之二十五者。二十五以八十分之。得三十一分二十五秒。加於九十一日下。以四時之四因之。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爲一朞之日。土分旺於四時。一時十八日有奇。四時計七十三日〇五刻。亦皆自其大概言之耳。授時厤。則一時九十一日三十一刻〇六分二十五秒。四時共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土王策三日〇四刻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加入氣策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三十七秒五十微。內共得一十八日二十六刻二十一分二十五秒。爲土寄旺於一時之數。以四時之四因之。共得七十三日〇四刻八十五分。至今厤象遵用之。郭守敬曰。歷年距立元爲算。其諸應則隨時推測。不用爲元。今距元年久。正改憲時也。若改而推測。則歲實微有不同。而諸數皆異矣。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夏仲康命胤侯掌六師以征羲和也。惟時羲和顚倒反覆其德。沈冥昏亂于酒。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羲和畔其所治之職。離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遐遠也。天紀。謂天時厤數。司。所主也。自堯命羲和厤象授時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而遠棄其所主之事。士文伯謂日月會次爲辰。集。漢書作輯。房。宿名。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日月會於月朔。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是時季秋月朔日食。凡日食。禮有救日之法。天子伐鼓於社。瞽目之樂官。以祭天之鼓。

奏進而伐之。瞽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在官者。則奔走以供救日食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蓋救日以太陽之弓。以枉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車馬曰馳。步曰走。日食之變。羣工促遽以助救日。若此義和爲厤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犯先王之誅。其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與曰。厤象授時。氣朔不忒。若布算一失氣朔。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而後天時者。殺無赦。先後之差。尙罪死無赦。況廢官乎。此仲康所以命胤往征之也。大都日月之食。乃會於交道。數有一定。朱子注是章。謂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所以當食不食。爲王者修德所致。又謂月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皆非也。蓋日月有遲速高下。不正相對。乃未當交道。史載當食不食者多。厤算之差。縱日行失度。間有當食不食。乃幾百年有一。非其常也。則月豈有退避日遂不相敵而不成食乎。唐大衍厤載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日在女十一度。仲康五年癸巳歲季秋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授時稱仲康五年癸巳距至元辛巳三千四百八年。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然以歷年考之。太康元年癸巳至十二年甲辰。非戊子也。仲康元年壬戌。五年丙寅。非癸巳也。其癸巳距至元辛巳積年。九月庚戌朔交泛入食限之數。步之固是。然癸巳乃帝相十九年。去仲康五年丙寅。後二十七年矣。今以法推仲康元年至十三年之九月朔。惟六年九月朔入食限。仲康六年丁卯。距至元辛巳三千四百三十四年。天正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四日四十二刻。九月定朔。一十七日四十二刻。得辛

巳日巳時合朔。九月朔交泛一十四日七十五刻。入食限。其餘一十二年之九月朔。俱不入食限。當時羲和失職之年。或是六年。未可知也。法推太康仲康年間。天正日躔女七度。非女十一度。帝相十九年。天正日躔女六度。仲康五年九月朔日丁亥。非庚戌也。九月朔日躔氐末。近房初。古厤與今不同。仲康時以氐末爲房初。亦未可知。若以大統推太康仲康帝相年間天正日躔。俱在虛七度。其女七度。則加於南庚陽甲盤庚年間。相差七百餘年。在天差十度餘矣。所以大統太謬。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丑月爲正朔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商雖以十二月丑爲正朔行事。而紀數之月。則仍以寅爲首。非若周之改子爲正月也。商惟以正朔行事。故太甲三年。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文王受命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子之月。卽夏之十一月也。泰誓篇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又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說者疑十有一年誤。史記云。九月觀兵。十一年伐紂。說者疑人臣無觀兵脅君之理。九年、十一年、皆誤。夫時世旣遠。記年之誤。誠有之。觀兵不見經傳。其有無亦不足信。第考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史稱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在位七年。又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文王爲西伯至卒。非止九年而已。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

十二年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蓋是年虞芮質成歸周者四十餘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爲受命之元年觀君奭篇云文王秉德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朱子解爲受有殷之天命良是大學云文王爲人君止於仁夫諸侯雖不敢稱王然既受有殷之天命而爲人君則自有年號初卽位爲元年至四十二年虞芮質成紂賜弓矢使西伯得專征伐乃改元又九年共在位五十年崩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九年又四年爲文王之十有三年卽紂亡三十二年之終武王伐紂言十有三年者續文王受命之年明其卒父業故也是年春一月戊午是周改正建子之正月戊午日師渡孟津以伐紂也朱子不查而謂十三年爲武王卽位之十三年謂春爲孟春建寅之月謂文王未改元武王非冒文王之元謂周不以建子之月爲春又引詩周頌維暮之春以爲建辰之三月皆非也朱子既謂武王卽位十三年然武王未伐紂尙爲臣也安得卽位所卽者王位乎侯位乎朱子許武王卽位十三年而獨不許文王卽位九年乎武王亦豈有卽位十三年而猶稱我文考九年大統未集乎謂文王未改元不知古諸侯自於其國各有年號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非改元乎且武王伐商徂征之時所過名山大川告於皇天輒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夫伐紂之前尙未勝紂卽已有稱周王矣況文王虞芮質成之年已受紂賜弓矢使爲西伯得專征伐諸侯皆附豈不得稱元年乎武王伐商之時業已稱周王則必不肯用商年號尙未殺紂又難稱武王元年其稱惟十有三年安得謂冒文王之元謂周不以建子之月爲春殊不知武王勝商之後卽改正朔以十一月建子之月爲春王正月丑爲二月寅爲三月周之史官追稱記

事。卽用當代正朔。故書曰。惟十有三年春一月。師渡孟津。夫復何疑。諸儒紛紛之議。徒令後人惑耳。且如春秋稱周獻公十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僖公五年正月朔旦冬至。昭公二十年正月朔旦冬至。夫世豈有正月冬至乎。而猶謂周不以建子爲正月耶。漢律厤志。稱武王卽位九年崩。又云。武正卽位十一年。蓋以九年併周公攝政五年。共爲十一年。是年正月朔旦冬至。周公攝政。且得稱武王卽位十一年。況武王伐商。豈不可稱文王年號。安得謂之冒周公之時。稱正月冬至。則建子爲正。又何疑焉。況以厤數上推。春秋日食三十餘次。俱以建子爲正月。何諸儒不查也。朱子謂毛詩維暮之春。爲建辰之三月。又謂三月牟麥將熟。何不查漢人原注。漢注云。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來朝。遣之勸農。治牟麥具田器。久必多鉏艾也。漢注訓奄爲久。朱子訓奄爲忽。謂三月牟麥將熟。乃以周三月爲正月。便是三月麥得熟乎。朱子既稱周建寅爲正月。又何以注孟子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耶。此厤象授時所係。恐誤後學。故不得不詳辯之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注釋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戊午。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正月二十八日戊午。師逾孟津。二月三日癸亥。入商郊。夜布陳未畢而雨。雨止。畢陳。俟天休命。次日四日甲子昧爽。王乃至于商郊牧野。卽朝歌南郊外。將戰于郊。故至牧野也。以授時推。武王元年己卯歲建子之正月朔。二十九日九十四刻。癸巳日亥時合朔。以步至建丑二月朔。五十九日五十七刻。癸亥日未時合朔。則二月一日癸

亥二月二日甲子也戊午乃朔前五日之二十六日非二十八日也是武王一月一日癸巳朝步自周東行非三日癸巳其壬辰之死魄乃前月之晦魄耳至二十六日戊午次河朔二月一日癸亥入商郊二月二日甲子昧爽至商郊伐紂漢厤志則稱二月朔日庚申四日癸亥五日甲子劉商王紂是與周厤又不同者何則古厤不正自六厤以來斗分皆四之一漢鄧平厤亦然故宋書論六厤率皆六國及秦人所造差至三日或二日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以惑人耳目至太初斗分太多過天一度又無盈縮遲疾故常以朔日月見西方晦日月見東方差亦至二三日以此步厤則晦朔甲乙安得無愆魄明生死焉能不舛則知古厤爲誤授時爲眞也如其不然武王去春秋隱公才四百年耳授時去隱公二千年以步日食三十六皆不爽而以步四百年前即差不踰刻而癸至二三日之遠耶以此知授時爲眞周漢皆失之矣此論定則武成諸書所記旁死魄哉生明丙午朏等日皆四分之一之厤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後不合故皆不必置辯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年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即四月以箕子歸鎬京訪問天道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也存商之舊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今稱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見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不臣周之意也武王知箕子賢不可得而臣而其道則當師於是訪問天道箕子知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

則天下無可傳者矣。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洪範之五紀。卽七政厤也。十有三祀。卽文王之十有三年。蓋武王勝殷初歸。尙未頒元年正朔。商旣亡。箕子又難以稱紂年號。故稱十有三祀也。天道難明。武王恐箕子不傳。故急訪之。洪範旣陳。武王卽封箕子於朝鮮。以遂其不臣之志。或謂箕子走之朝鮮。武王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封。不得無臣禮。故來朝。因其朝而問洪範。非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旣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蓋洛出書。戴九履一。一點居北爲一。禹第初一曰五行。箕子對武王演此五行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之生序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水最微。爲一。火漸次。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其序也。九疇先於初一五行。先於水五行。九疇之一。水五行之一耳。然天一所生。五材所始。胡可汨焉。鯀湮洪水。汨其一行。而五行遂皆汨。一疇旣汨。而九疇遂皆斁。帝乃震怒。禹乃嗣興。然則有國者惕然思之。凡土木之妄興。鑄山煮海。一切暴斂之虐政。亦可以止矣。其生成變化之數。詳見別簡。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紀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此卽帝堯命羲和所掌者。詳見咨羲和簡中。堯之厤象。舜之在璿

璣禹之敍疇武王之訪天道莫急於此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民象故衆民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日月之行各有常度日行黃道極南則爲冬至極北則爲夏至南北中近赤道則爲春秋分月行九道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周厤四時出入黃道內外遠去六度併黃道爲九行也然厤數步分至之率則隨地南北各有不同焉箕四星像簸箕爲簸揚鼓風之器故月行東北宿之則多風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是也畢八星像叉網漉魚之器漉則水淋故月行西南宿之則多雨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也民情好惡猶夫星然上能同民好惡則風雨以時否則致異皆庶徵之事也

秋大熟未穫

秋乃周季秋建申九月卽夏孟秋七月七月正禾熟未穫時朱子乃謂周未改正爲酉戌月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有二月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烝冬祭也周雖改正而祭祀則用夏時周十二月建亥之季冬卽夏十月孟冬烝宜用仲冬子月而亦有孟冬烝者禮也

古今律厤考卷四

詩經考

詩有四始、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而又有變風、變雅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有詩。古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則詩之所係大矣。詩發諸性情、協於律呂、十二律配十二辰、如黃鐘爲子、爲十一月、是也。故詩通於律厤。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爾雅云、營室謂之定、星北方宿也。營室二星、上一星爲天子宮、下一星爲天廟。有離宮六星、兩兩相繫、爲天子別宮。故置羽林軍四十五以衞之。郤萌云、將有土功、占於營室。明則國昌、不明則鬼神不享。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衞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國人悅之、故作此詩。言十二月定星昏時在南方正中、作此楚宮、楚宮、楚邱之宮也。楚丘在濟河間、周十二月建亥、卽夏十月建亥、小雪之中氣也。揆、度也。謂度其景也。公劉傳曰、考於日景是也。其術、四角立柱、而以水注地、望其高下、高下旣定、其位乃平。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繩正之、又畫地爲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卽爲南北。蓋日中則景短、又於晝漏午時、參日中之短景、以正南方、夜漏子時、拜窺北極、以正北方、此揆日之法也。揆正四方、作於楚室、室亦宮也。然營室

十月昏中。惟衞文時爲然。歷代以來。室漸東移。中星各異。至今萬厤年。以法推十一月中天正冬至。日躔箕四度。室星昏中。以推至小雪十月中。日躔房宿。而女星昏中。以較衞文時。退天二十六度矣。朱子謂十月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若營室以十月得名者。不知室乃宮室之星。占營造則占室星。非以十月名營室也。若以十月名營室。則今十月女昏中。於室無預矣。久之。天日漸移。凡二十八宿。十月皆可昏中。一室星。厤十二月皆可昏中。此推步之數。萬世可知者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猶纏緜也。三星、心星、大火。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宿也。晉國大亂。婚姻失時。詩人敍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又曰。子兮子兮。其柰此良人何哉。蓋喜幸之甚而不自勝之詞也。心宿之象。三星鼎立。中大心天王。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心星以三月昏見東方。春秋時。婚姻之禮。自季秋盡於仲春。三星尚未出也。今三月昏心見東方。過時矣。過時方得婚。故作是詩。說者謂心爲父子夫婦之星。爲合星。嫁者之候。又謂三月昏時。大火星見。使民出火。是若以心星主嫁主火矣。不知天日漸移。心星東轉。卽如營室星。自衞文公至今。日躔退天二十六度。久之。則凡二十八宿。皆可三月昏見東方。一心星。歷十二月皆可昏見東方也。主嫁主火。又何取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陳豳風之詩見先公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欲成王知王業之艱難也七月夏正七月建申之月也火大火心星也流下也六月昏火星猶見於南方至七月昏則火下而西流矣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霜降蠶績功成故授人以冬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十一月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十二月建丑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下文凡言日者倣此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觱栗羌吹角九竅者栗至罅發將墜有戰栗象故以比寒寒而無衣無褐何以終歲乎故九月豫授衣也三之日謂次年正月建寅三陽之月四之日謂二月建卯四陽之月耜田器也趾足也饁饋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足而耕其時少者在田老者率其婦子具食饋餉彼南畝中之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喜也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修治耒耜當以季冬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今言豳人以正月修耒二月始耕者豳戎狄之地晚寒故先一月也夏七月即周九月夏九月即周十一月一之日夏十一月即周正月二之日夏十二月即周二月周公陳詩乃用夏正者公劉居豳在夏后氏時故用夏正此詩朱子以爲周公所作疑者以爲豳人所作遠無所考亦不必辯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皆夏正也斯螽蚣蝑也股似玳瑁五月中兩股相切搖動作聲聞數十步是以股鳴也江東呼爲蚱蜢

莎雞、一名天雞。如蝗而斑色。氏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訊其羽。索索作聲。是以翅鳴也。幽州人謂之蒲錯。自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從壁內出在野。八月在宇下。宇屋霤也。九月在室戶內。至於十月。則入我牀下。此皆將寒之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且近人。大寒將至。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十月爲閉塞之候。故窮盡塞其室中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嚮牖屬北則塞之。不塞南窗而塞北者。禦北來寒風也。庶人篳戶。乃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以泥塗之。使寒氣不入。豳人又告妻子言已備寒之意曰。我所以爲此者。爲歲將改。天既寒而事可已。過此十月。麝發栗烈。當避寒氣入此窒塞之室而居處之也。呂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尙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厤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故云十月改歲。不知十月曰改歲者。蓋時至冬歲事將改。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蓋十月入寒。一歲之女功已止。不日麝發栗烈。卽過明春又更新歲矣。況孟冬陰氣已極。仲冬陽氣始萌。爲一陽之日。又以陽氣肇始數也。此改歲之說也。若謂周先公改用子正。私記其時月。無純臣之義。恐未必然。且果以十月改歲。則又何以二之日爲卒歲耶。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

此出車之詩。漢注。謂西伯受命於商王。因命南仲爲將。往伐玁狁。成功而歸。述其所見春日之景也。宋注。

周王命南仲。非西伯。說者遂謂周若以仲冬季冬爲春。何以見草木之榮。倉庚之鳴。因疑周不改夏正。殊不知此文王時詩也。書稱西伯戡黎。詩稱伐崇伐密。則其伐玁狁又何疑焉。漢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據。宋儒何故改之。寅月草木萌動。卯月倉庚鳴。文王時尙未改周正建子。則此景正是商之春月。六月出征章。乃四月建巳。亦非未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正月夏之四月。乃正陽之正。非三正之正也。此周大夫刺幽王也。幽王用刑急酷。以致傷害萬物。故天降寒氣。而使夏日多霜。大夫有憂之。曰。我心憂傷也。洪範曰。急恆寒若。正此咎徵之謂也。四月建巳。乃正陽之月。純陽用事。不宜有霜。非正月建寅之正。若正月建寅。則固宜有霜。不足憂矣。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正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之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巳月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建巳之正月。建寅之正月。皆去聲之正字。至秦始皇時。諱始皇名政。始改去聲之正字爲平聲。至今猶訛呼之。以厤推昭公十七年九月日食。六月不應食。則正月純陽之義亦無取。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交會而交也。十月朔日辛卯。日月交會而食。日君象。月

臣象。以月掩日。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爲亦甚惡也。微。不明也。彼月臣象。容有被食而不明。此日君象。今反被食而不明。君臣失道。災害將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矣。厤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七日有奇。而月行天一周。又二日追及與日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每月皆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日月之會。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適當交道。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此之謂交食也。交與會不同。會但言其同度。交則同度當交道也。朱子謂王者修德。則日月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高下參差。不正相對。所以當食不食。蘇氏謂十月純陰。純陰而食。爲陰壯之甚。二說皆非也。日月適當交道而食。無當食避日之理。古史載當食不食。多推算者之誤。間有當食不食者。百餘年或一見。非月常避日也。不正相對。是不當交道。所以不食耳。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爲建酉之月。蘇氏以爲十月純陰。則建亥矣。然非建亥也。朱子亦謂十月以夏正言之。爲建亥之月。不知以厤法推之。十月之交。是在周幽王六年乙丑正月建子。至十月建酉。爲十月朔日辛卯日食。周十月卽夏建酉之八月。朱子與蘇氏俱作建亥。蓋未察厤數耳。古之厤書亡矣。後有周厤魯厤。皆漢初爲之。其文無遲疾盈縮考。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厤考此辛卯日食者。今以授時法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五十七年。中積七十五萬九百四十二日六十九刻。冬至一十二日三十六刻。丙子日辰時冬至。以步至十月建酉朔日定朔二十七日三十七

刻。辛卯日辰正四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五十七刻。入食限。是日辰時日食。梁太史令虞鄴、唐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至有謂辛卯日支干俱陰、爲變者。尤謬。厤陽月而日支干俱陽。皆食。與陰一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此卷伯刺幽王也。寺人孟子遭讒被刑。故作是詩也。哆。說文云。張口也。因物益大爲侈。南箕。卽其星。二爲踵。二爲舌。其踵狹而舌廣。踵爲足根。適、主也。言箕星二踵。哆然張口相去已若寬大。因又侈之。更益寬大而爲舌。故成是南箕。其云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爲狹耳。以比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因而構之。益成其刑罪之禍。故云彼讒譖人者。誰主與謀。而令至此乎。安成劉氏曰。箕星常見於南方。故謂之南箕。不知天日漸移。以厤法推之。箕星有時昏見南方。亦有時昏見東南。或西南。或在地中。如前室星心星之更歷十二辰。無定在也。非常見於南方也。其曰南箕者。箕在南。對斗在北而爲言耳。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此大東之詩。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漢、天河。監、視也。跂、隅貌。襄、駕也。謂更其肆也。東國財力俱困。上人不恤。無所赴愬。愬之於天而已。言天有雲漢。亦有其光。而能監視我耶。言有光不能照也。織女雖終日七襄。徒見其如是。有何益耶。言未見其織也。織女三星。鼎足在漢傍。跂然如隅。陳卓云。織女乃天女。主女功。天有十二次。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一晝。自卯至酉凡七時。更其肆凡七辰。故云七襄。其云自卯至酉之七襄。亦東國人時偶見織女從卯東行而言耳。以厤推。織女

亦猶室心諸星之出無定時。非常以卯東出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皖。明貌。牽牛六星。卽牛宿也。主牛車犧牲道路關梁之事。爾雅謂河鼓爲牽牛。非是。蓋河鼓三星。在牽牛北。非牽牛也。服。駕也。箱。車箱也。金星一名太白。東方先日而出。名曰啓明。啓。開也。先開日之明也。西方後日而入。名曰長庚。庚。續也。長續日之明也。捄。長貌。天畢。畢星也。畢八星。狀如掩兔之畢。承上文言。織女雖則七襄。終日不能織成報我之文章。不惟織女。如皖彼牽牛。不可以用於駕我之車箱。啓明長庚。亦未見其助日之光。天畢亦未見其掩獸。總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天亦無若我何矣。金星。太白。啓明。長庚。總是一星。鄭漁仲妄云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殊不知水星或在日前。或在日後。亦猶夫金也。但水星去日近耳。金太而色白。故曰太白。日一年一周天。金星附日而行。亦一年一周天。有遲疾留退合伏。或在日前。或在日後。前後遠日各三十度。蓋太白陰星。出西則常伏西。出東則常伏東。不得專行。劉向曰。太白少陰。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李淳風曰。經天者。謂太白昏旦當午而見也。當午經天。其殃爲大。晝見與經天不同者。晝見。謂當晝而見。猶未過午也。經天。則旦時當午而見。逆行至未而不伏。昏時當午而見。順行至巳而不伏。所以出東而入西。出西而入東也。至是。則陰不附陽。放恣甚矣。故其殃大。經天晝見。乃金星失其常度。非厤數自然之度。是爲變異。久之。仍留退合伏。附日而行。合於厤數。一年一周天。百世不爽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箕斗二星名挹酌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箕即巷伯之南箕箕星好風有簸揚之義南斗六星東四星爲魁西二星爲柄主爵祿爵祿亦酒漿之義言南箕不可以簸揚穅粃北斗不可以挹酌酒漿箕徒翕引其舌斗徒西揭其柄何嘗有所用乎蓋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一無所得也南箕對北斗而言箕之東北與斗最近以東西言箕之十度末即東接斗初度以南北言斗去極一百二十二度在赤道外三十一度箕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在赤道外三十二度則南北止差一度故以南箕北斗對言之詩傳注謂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安成劉氏曰六七月間見於南方者指當時昏見爲言也劉氏之說爲是蓋箕斗二星亦猶室心諸星昏見不同古今各異以厤推之如今萬厤年間夏至昏角中秋分昏斗中各有不同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四月刺幽王也此大夫遭亂自傷之詩徂往也從此適彼之辭東山云我徂東山小明云我征徂西皆從此往彼也周之四月建卯夏之二月也周之六月建巳夏之四月也言四月建卯爲孟夏六月建巳爲季夏自巳月而往爲午月暑將至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人窮則反本窮則告親猶正月之篇怨父母之意毛注朱注皆以四月六月爲夏正此刺周幽王之詩安得用夏正若以六月爲建未未月正小暑大暑之時何言往暑耶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凄凄涼風也腓動也承上言由夏而秋秋日凄凄則百草俱發動矣世道亂離瘼病我將何所適歸乎周七月建申爲孛秋月令七月涼風至天地始肅禾乃登正凄凄具腓之時也詩傳訓腓爲病考易六二咸其腓正義曰腓足之腓腸也腓體動躁王廙云動於腓腸斯則行矣故言腓體動躁也並無訓病之說則季秋禾乃登百草俱發動何疑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烈烈寒也發發疾貌穀善也承上言由秋而冬冬日寒而且風人莫不善我獨何故遭此亂離之害天下莫不被害乃云民莫不善者據作詩者恨怨之言也周十二月建亥爲孛冬夏之十月也月令十月水始冰地始凍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正烈烈發發之時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小明幽王大夫悔仕於亂世厭於勞役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遠荒之地也周二月建丑之月卽夏之十二月非夏正建卯之月也初吉朔日離歷也共人僚友也罟網也言明明之上天照臨下土宜無幽不燭者而我今勞於行役我行往西方至於荒遠之地昔以二月朔日西行今則更歷寒暑矣尙未得歸我心之憂有如毒藥之苦念及靖共爾位之僚友至於涕零如雨我豈不思歸畏此刑罪羅網不敢歸爾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舊生新也。孔、甚。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我初往艽野。日月方除舊更新之時。曷時其還。望得早歸也。今乃歲已暮矣。念我身獨而事衆。心之憂愁。勤勞不暇。念彼共人。眷眷懷顧。我豈不思歸。畏此罪責。不敢歸爾。日月方除。如堯典平在朔易言丑月歲功將興。正除舊更新之時。自二月丑、至十二月亥。是歲聿云莫。載歷寒暑矣。若以二月爲建卯。安得有除舊更新之事。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室之內也。蹙、急詣、遺、與、起也。反覆、無常之意。言昔我往。丑月寒時。人方在奧室。至今政事愈益蹙急。歲聿云莫。采蕭穫菽矣。而尙不得歸。念彼共人。不能安寢。夜而起宿於外。我豈不思歸。畏此反覆。不常。恐得罪爾。傳注、奧、煖以爲春溫二月。考韻、奧、隩、同。室之內也。取藏之義。堯典厥民隩。言冬月氣寒。而民聚於室之內也。故奧爲丑月。況云穫菽。菽豆也。收豆正今之十月。建亥。周之十二月。爲歲暮也。是知周正建子。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諸侯來朝。成王遣戒勸農之詩也。保介、農官之副也。暮春、晚春。畬、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牟、麥也。

明、上帝之明賜也。迄、至也。衆人、甸徒也。庤、具也。錢、銚、鎛、鎒也。錢以剗削。鎛、鋤屬。皆田器也。奄、久也。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歎息言爾農官。今維暮春。何求於民。新畬所種牟麥之美。將受天之明賜。上帝明賜瑞麥。至用豐年。宜命甸徒。具田器。治新畬。終久必觀銍穫牟麥也。維莫之春。乃周之季春。建寅之月。於夏爲孟春。朱子以爲夏正建辰之三月。且曰、麥將熟也。不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載耒耜。措之保介之間。若待建辰之三月方始勸農。則晚矣。漢鄭氏訓奄爲久。謂久必見穫。朱子訓奄爲忽。謂三月牟麥將熟。乃以爲建辰之三月。然三月亦非麥熟之也。周制諸侯朝用孟月。三月亦非諸侯來朝之月。則周正建子明矣。

古今律厤考卷五

春秋考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卽魯隱公元年也。諸侯奉天子正朔。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則自用其年。加周王於正月。大一統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冬十一月建子。卽謂之春正月。蓋併時與月俱改之矣。以厤數上考往古。周之春正月、卽夏之冬十一月。春二月、卽冬十二月。春三月、卽春正月。夏四月、卽春二月。以推十二月皆然。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引孔子告顏淵行夏之時爲證。程伊川謂假天時以立義。朱子謂天時不可改。引尙書秋大熟未穫爲酉戌之月。以證周未改月。皆非也。夫孔子之告顏淵。乃斟酌四代之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天子未改月。而孔子假以夏時冠天子之月。有是理乎。尙書秋大熟。乃周季秋九月建申。卽夏孟秋七月。七月正禾熟未穫之時。又何疑焉。近世周文安、又謂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孔子春秋。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其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之法。舛錯殊甚矣。以厤法推春秋日食。皆周正建子之數。且如春秋屢書春正月日南至。若用夏正。豈有正月冬至乎。經書二月無冰。若用夏正。

月東風解凍況二月驚蟄舟楫可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經書秋大水無麥苗夏正之秋安得有麥苗經書十月雨雪十月殞霜殺菽夏正十月安得有菽夏正之冬正霜雪之候而何以爲災則豈非周十月夏八月乎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隱公三年春三月朔己巳日食此書二月日食杜預曰是二月朔不書朔史失之穀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公羊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朔在前也或失之後朔在後也謂己巳爲朔二日食也姜岌曰似失一閏朱子曰王者修德則日雖當食月常避日故高下參差不正相合所以當食不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爲非常之變故春秋日食必書張氏洽曰於厤應食入限者不必盡食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在陽厤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皆非也蓋隱公三年春二月朔日日不食己巳乃三月建寅月之朔日即夏之正月朔日也春秋時魯厤不正三月朔日己巳誤推爲二月晦日見其晦日食也史官遂不敢書朔然亦非二月朔也姜岌校春秋日食謂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爲是然閏在歲前冬十二月建亥之月其謂似失一閏則非唐大衍厤元授時厤推之皆是歲三月己巳朔日食既食在朔則穀梁食晦日公羊食朔二日之說皆非古厤載當食不食者多推算之誤即間有失行者百分才一久之旋復其常也朱子謂高下參差不正相合高下不合正是不當交道故不食則豈有日

之行應食入限。月卻變行避日之事。無德則食。有德則不食。固非至於張氏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日在陽厤陽盛陰微。則不食。又云天爲之隱。無論不經之甚。且幷其五星行度。併日在陰陽厤不知爲何事也。此亦筆之於經傳中。幾何而不誤後學耶。以授時上推。隱公三年辛酉歲。距至元十八年辛巳。積年二千年。中積七十三萬〇四百八十九日。天正冬至六日六刻。閏餘二十九日四十八刻。經朔三十六日五十七刻。歲前閏十二月。是歲辛酉正月朔日庚午冬至。卽夏正建子之十一月也。以推至二月朔己亥。非己巳。不入食限。推至三月朔。五日三十二刻。合朔在春三月朔日己巳辰時。周之春三月。卽夏之正月建寅也。交泛二十六日六十六刻。加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是己巳日辰時日有食之。春秋時誤書三月己巳爲二月。遂因而誤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四月辛卯尹氏卒。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以法推之。四月庚戌。三月無庚戌。五月辛卯。四月無辛卯。九月庚辰。八月無庚辰。是年因一誤書。而遂三誤其書。皆疑以成訛也。至次年隱公四年。書春二月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則正矣。法推四年春二月有戊申。

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震雷也。電雷光也。左傳謂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雷電。爲非時。穀梁謂八日之間。再有雨雪大變。故謹而日之。公羊謂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正月雷電。爲不時。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法推隱公九年春三月無癸酉庚辰。癸酉乃二月十日。庚辰乃二月十七日。春秋時。厤法不精。日官算失一

閏。故以二月作三月。既爲二月。則是夏之十二月建丑之月。非建寅之正月也。十二月大寒。東風尙未解凍。去二月雷乃發聲。始電之時更遠。此時震電失節益甚矣。若大雨雪。則是十二月之常。非變異也。非變異則經不必書。蓋由日官誤推二月爲三月。故以雨雪爲寅月之變異。而不知是月之爲丑月也。甚至公羊遂信春秋志異。而以雪爲盛陰。爲桓將弒隱之象。嗟嗟。世豈有建丑月雪爲災異耶。法推周桓王五年。卽魯隱公八年丙寅。距元至元辛巳。一千九百九十五算。中積七十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二日七十七刻。三月朔六日五十三刻。三月朔日庚午。是月二十一日庚寅。我入紡。春秋書之。是也。閏五月朔三十五日一十二刻。是閏五月朔日己亥。蔡侯考父卒。是月十三日辛亥。宿男卒。經書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是不知閏五月也。以步至戊辰日四十六刻小滿。戊辰。卽次月六月之朔日也。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故六月爲小滿。六月朔。四日六十五刻。是戊辰日。春秋算失一閏。則自此以往皆差一月矣。春秋失閏五月。故以夏六月作秋七月。經書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不知庚午之盟。推是夏六月二日也。經書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是九月乃八月也。八月朔。三日七十一刻。八月丁卯朔。推至二十五日辛卯。是公及莒盟之日。隱公九年丁卯。中積七十二萬八千二百九十七日五十三刻三十分。二月朔。〇日九十刻。是二月甲子朔。步至初十日癸酉。十七日庚辰。經書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卽此二月初十之癸酉。十七之庚辰。因失八年五月之一閏。故以二月作三月。法推三月朔。三十〇日四十三刻。是甲午朔。是月無癸酉庚辰。以推周桓王七年戊辰。卽魯隱公十年。中積七十二萬七千九百

三十二日二十八刻。六月朔、五十三日三十九刻。是朔日丁巳。六日壬戌。十五日辛未。二十五日辛巳。經書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此六月六日之壬戌。十五日之辛未。二十五日之辛巳。無不合者。則是春秋時日官。自八年失五月一閏。以後俱差一月。差至九年三月以後。日官覺其不合。方補一閏。所以至十年六月。仍合麻數。復其常也。經書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法推十月朔、五十一日五十一刻。朔日乙卯。二十八日壬午。爲齊鄭入郟之日。允合。則以補足一閏之故耳。春秋時麻官不惟無盈縮遲疾考。幷其步朔亦疏。所以二百四十二年間。多有失閏。月日既差。以推交食。有在晦者。朔後者。夜食者。皆非也。舉此一年之差。餘可知矣。

桓公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此周桓王十一年、魯桓公之三年也。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元史謂以今麻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日食六分有奇。夫元史所謂今麻者。授時法也。以授時推周桓王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十八年辛巳歲。積一千九百八十九算。中積、七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日一十一刻一十六分。以步至七月癸亥朔。不入食限。八月定朔、二十八日六十三刻。是八月朔日壬辰申時合朔。交泛、二十七日〇。加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日食六分有奇。經書七月日食。乃春秋時不應閏而先閏。以致誤八月爲七月。然八月朔日食六分有奇。亦非食既。則有不同耳。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建子之月也。取獸於田曰狩。狩、冬獵也。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武。取物以祭宗廟。所以教孝。周雖改正。然田狩則從夏時。十一月正夏之仲冬。當狩之時。故以春狩。蓋用冬狩之禮。書時。禮也。禮。諸侯田狩不過郊。郎非國內之狩。書于郎。譏遠也。卽春行冬狩。是周正建子之證。若莊四年書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是周之冬十二月。夏之冬十月。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亦然。周文安乃疑莊僖之狩爲秋。非也。哀十四年書春西狩獲麟。是子丑之月。亦爲冬狩。

五年秋大雩螽。

雩者。旱請雨祭名。雩之言吁也。大旱則吁嗟以求雨。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龍見者。周時建巳之月。秋大雩。書不時也。成王尊周公。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盛樂皆作。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雩得雨。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經書二十一。書秋者七。書七月者二。書八月者四。書九月者七。書冬者一。秋不雨、雩之。是也。成七年書冬大雩。穀梁云。冬無雩也。非也。然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無雩乎。螽、蜤蝑之屬。蝗也。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上書雩。螽常因旱而生。既旱又蝗。故書以紀災。禮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何氏曰。煩擾之應。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春秋書螽者十。凡八皆應螽之時。惟哀十二年、十三年。

兩書十二月螽。十二月。今之十月。不宜螽而螽。則以失閏之故。誤建戌月爲建亥月也。左氏論之詳矣。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外事用剛日。兵、外事。故用壬午。先王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三時所教。其法皆略。惟仲冬農事皆畢。乃教大閱。大脩戰陣。是周正建子之月。夏之仲冬也。今桓公秋之八月。乃建未之月。夏之六月。盛夏煩暑而驅南畝之民。大閱兵車。祇以懼鄭忽。畏齊人故也。厲農不時甚矣。故書。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

春曰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烝。冬祭也。周雖改正。而祭祀則用夏時。周之正月。夏之仲冬也。左傳杜氏曰。此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五月復烝見濱也。穀梁則謂烝冬事而春興之。爲志不時。非矣。周之仲夏五月建辰。乃夏之季春三月也。桓公以春行冬祭。爲非禮。故追書正月烝。以見其濱再書而一貶也。若不書前一烝。卽似子月未烝辰月乃烝耳。

冬十月雨雪。

周之十月。孟冬建酉。夏之八月也。建酉之月。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未霜而雪。爲陰侵陽之象。若僖十年書冬大雨雪。周之冬。酉戌亥月也。酉戌之月。大雪非時。雖建亥之月。尙屬小雪。亦非大雨雪之時。故書。高氏以申月爲冬。非也。

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

豳風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凌人之職丑月鑿冰於山寅月藏於冰室卯月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今子月沍寒燠而無冰記異也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是謂君不明政治舒緩縱夫人淫佚陰爲陽行之所致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皆周之春夏之冬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嘗秋祭也公羊曰何以書記災也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志不敬也左傳謂御廩雖災不害嘉穀祭不應廢則非矣周之八月建未夏之六月也秋嘗以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取物成薦新爲義今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失其時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災距乙亥相間止二日正遇災而懼修省之時乃不改卜不誓戒災尚未易用火災之餘以祭宗廟則不敬也不如勿嘗而已矣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日官失之穀梁曰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謂月二日食也大衍推在十一月朔交分入食限以授時推桓公十七年丙戌歲距元辛巳中積七十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七日六十九刻以步至十月朔不入食限十一月定朔六日五十九刻是十一月朔日庚午未時合朔交二十六日八十五分加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經書十月者乃春秋時不應閏而先閏以致誤十一月爲十月史官見其不合也遂不書

日穀梁謂食朔二日亦非
莊公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恆星列星即常見之經星也隕墜也言衆星流墜如雨之衆也經星沒衆星流其變大矣天星雖有時不見久之仍復其常雖隕乃氣之散非墜而無也天星有數若眞沒而隕何以從古至今並未少一星耶麻法推日月躔離今在某星度古在某星度千歲可坐致也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孟秋七月夏之五月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五月麥熟禾苗正發大水漂盡故書無記災也苗者五稼之通稱生曰苗秀曰禾至二十八年書冬大無麥禾酉戌亥月俱謂之冬冬正五穀通獲之時是年麥與諸禾一無所獲故冬書大無麥禾經旨自明而傳謂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非也
八年春正月甲午治兵
周禮中秋教治兵酉月也此以建子之春正月教治兵非其時矣莊公與陳蔡有事於鄑國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王者朝日、蓋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大衍推是歲三月不應食。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以授時推、莊公十八年乙巳歲、距至元辛巳、中積七十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日四刻、以步至三月朔、不入食限、既不入食限、則夜亦不食。春秋推三月食、見其不食、遂疑不書日。穀梁以爲夜食、則鑿矣。法推是歲五月定朔、四十八日六十五刻、是五月朔壬子日申時合朔交、一十三日五十一刻八十分、加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元史云、蓋誤五爲三也。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非享覲不踰竟、社者、諸侯祭土而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齊因祭社蒐軍實、誇示威衆、聚人觀之、莊公乃越竟如齊觀社。穀梁以是行爲尸女尸、主也、以觀社爲辭、主爲女往爾。蓋盛其車華其服、以炫惑婦人之聚觀者而蠱其心、要其從己也。故書以譏之。祭社在夏、仲春建卯二月、周之夏四月也。
二十有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伐鼓也。鼓有聲、救日伐鼓、舉陽事、以鼓聲壓陰氣也。左氏云、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言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爲正陽之月、其五月陰慝之氣尚未作、日食則鼓、餘則否。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以長厤推之、辛未實七月、由置閏失所、不應閏而閏、誤使七月爲六月、實非

正陽常鼓之月。故傳云非常也。夫謂置閏失所。固是。謂惟正陽伐鼓。則非。夏書記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豈必正陽之月哉。蓋禮、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社乃上公之神。故用幣以請救於上公。牲則祭祀之事。書鼓用牲于社。譏其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皆非禮也。若公羊謂用牲爲責求乎陰之道。社爲土地之主。月爲土地之精。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以脅其本。又謂社爲日光所闇。恐人犯之。以朱絲營衛之。則鑿矣。大衍推是歲辛未朔。交分入食限。以授時推。莊公二十五年干子歲。距至元辛巳。中積七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日八十九刻。以步至六月朔。不入食限。七月定朔、七日六十一刻。是七月朔日辛未。未時合朔。加時在晝交、二十七日四刻。去交分。入食限。則左傳注疏、謂長厤推辛未爲七月朔。春秋時不應閏而先閏。誤書七月爲六月。是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以授時推。是歲癸丑。十二月定朔。五十九日三十八刻、癸亥朔巳時合朔。交、一十四日三十五刻。入食限。合。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諸、防皆邑名。左傳云。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謂周十一月夏之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周十二月初。夏之十月初。大火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則致築作之物。周十二月中。夏之十月中。北方水星七宿中之定星。昏見於南方正中。

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冬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今以十二月城邑。故云書時也。穀梁云。可城也。范氏注。凡城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耳。不謂無譏。吳氏曰。年前冬築郿。大饑告糴。今春新延廐。又城諸防。豈不爲譏。范吳之說爲得之。厤推星漸東移。晨見昏中各異。久之。龍火厤十二月皆可晨見東方。定厤十二月皆可昏中。非一定也。若日至而畢。則古今一致。

三十年。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書鼓用牲于社。譏失禮。如二十五年也。以授時推。是歲丁巳九月朔不入食限。十月朔六日五十七刻。庚午朔日未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四十六刻。入食限。大衍同。蓋春秋不應閏而先閏一月。誤以十月爲九月也。

僖公

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左傳注疏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皆竟時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四月不雨。五月不雨。不復書。六月得雨。乃書之。此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敍其事。每時一書也。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僖公賢君也。因旱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志勤。六月雨而書。以志喜。若文公不知勤民。則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

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夫僖公之六月夏之四月建巳之月也巳月得雨猶可耕種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雨歷三時不雨未月方雨則春不耕夏不種爲災大矣何杜氏云不曰旱不爲災也諸儒猶謂周正不建子耶

五年春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注疏謂辛亥朔月一日也南至冬至也不曰冬至而曰南至周改十一月爲春也天子班朔諸侯受而藏之於太祖廟每月朔告廟受而行之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望也公既視朔遂以其日往登觀臺以望雲物之氣色書其所見是禮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辯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故觀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臺書雲物察妖祥逆爲之備也視朔者月朔之禮也登臺者日至之禮也此朔卽是日至故視朔而遂登臺也步厤之始以朔旦冬至爲首至十九年七閏復得朔旦冬至爲一章是先閏十二月月半已得正月節故此正月朔日南至也然春秋厤法不精推算誤矣以授時推周惠王二十二年卽魯僖公五年丙寅歲距元至元辛巳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中積七十萬六千七百四十七日九十一刻四十分天正冬至辛亥一十四刻閏餘二十七日九十七刻經朔一十九日一十七刻是歲正月壬午日合朔三十日辛亥日南至二月經朔四十八日七十刻壬子日合朔三月經朔一十八日二十三刻壬午日合朔閏三月經朔四十七日七十六刻辛

亥日合朔。是三月方閏也。春秋時。不宜閏而先閏十二月。遂以正月爲閏十二月。以正月三十之辛亥日南至。誤推後天一日爲閏月後正月朔之辛亥日南至。乃以二月朔壬子推爲正月二日。且二月朔原是壬子。春秋既以辛亥晦推爲朔。此朔幸不遇日食。若遇日食。則在朔二日。故春秋時日食。日官見其不合也。遂不敢書朔。而公羊亦疑其爲朔二日。或晦日。然實非朔二日與晦日也。蓋春秋厤官不知僖公五年三月方置閏。故以不閏作閏。以後月作前月。以晦作朔也。元史謂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時得辛亥。與天合。謂辛亥與天合。則可。謂正月朔旦與天合。則不可。亦守敬忽而未察耳。是歲九月日食何允合。則以春秋十二月閏。授時三月閏。均之已閏。所以合也。夫朔旦南至爲厤閏一章之首。朔爲告廟班令之期。至日爲書雲物察妖祥之備。所係匪輕。此而俱差。日官謂何。叵柰後之疇人。猶安於差。且認爲無差。而泄泄然也。

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元史無是年日食。春秋有之。蓋守敬遺之也。以授時推。僖公五年丙寅。距元辛巳。中積七十〇萬六千七百四十七日九十一刻四十分。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四日五十七刻。是戊申日未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八十九刻八十五分。入食限。允合。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公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子晨。龍尾伏

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注疏謂徒歌無樂謂之謠。乙亥日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尾辰合朔。故龍尾伏而不見。至丙子晨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日在尾。星月在天策。傳說星柳星張之鶉火。星在南方正中。是時上下均同戎服振振而盛。取虢國之旂旂。鶉火星賁賁。可見。天策在日東。近日焞焞無光。此鶉火中之時。軍功成。虢公奔。在九月十月晦朔之交。其云九月十月。謂夏九月十月也。云冬十二月。則夏十月也。以授時推僖公五年丙寅。距元辛巳。中積七十萬六千七百四十七日九十一刻。步至周十一月。即夏九月。丁未日合朔。是月大月。三十丙子。步周十二月。即夏十月。定朔一十三日二刻。丁丑日子時合朔。日躔尾一十三度九十八分。曉中星翼八度四十分。在鶉尾。左傳謂丙子旦。今推丁丑旦。昔推鶉火中。今推鶉尾中。似微不同。然鶉尾即近鶉火。晉人用兵破敵。自丙子破至丁丑。皆可揚兵。豈在一時。固不害其爲同也。若夏九月十月之交。即周十一月十二月之交。卜偃周人。何以言夏正。想周雖改正。而周人相沿。或猶以夏時論事。不然。何以上文云童謠十月朔丙子旦奔虢。公下文即繼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知十二月之丙子。即十月之丙子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云。不書朔。官失之。姜氏云。三月朔不應食。五月庚午朔。入食限。大衍同。以授時推。是年癸酉。距元辛巳。中積七十萬四千一百九十一日二十刻。步至三月。不食。五月定朔六日五十六刻。是庚午日。未時合

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十一刻、入食限、元史云、蓋五誤爲二也、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朔與日、官失之、范氏云、夜食、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入食限、以授時推是年丙子、距元辛巳、中積七十萬三千九十五日四十七刻、步至四月、定朔四十九日九十三刻、是癸丑日亥時合朔、交泛一日一十三刻一十六分、乃入月食限、非日食也、卽入日食限、而食於亥時、夜食亦不救、況兩月皆不入交乎、郭守敬算入食限、亦不明言加時在晝夜、皆非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邵子云、星在地則爲石、在天則爲星、宋襄公不德、致有隕石之異、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也、以厤數推、僖公十六年丁丑歲、距元辛巳、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中積七十萬二千七百三十日二十二刻、天正冬至、四十四日八十三刻、天正閏餘二十九日五十刻、天正經朔一十五日三十三刻、合朔戊寅日、是歲歲前應閏十二月、步至正月、經朔四十四日八十六刻、戊申日合朔、卽是日八十三刻、天正冬至、是春王正月戊申朔、日南至、

三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十月霜宜殺草而不殺、李梅宜剝落、反花而再實、皆冬煖之咎徵也、以授時推、僖公三十三年甲午、距元辛巳、一千九百七年、中積六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一日七刻、步至三月、經朔、

五日三十四刻。己巳日合朔。是月十三日辛巳。二十五日癸巳。四月經朔、三十四日八十八刻。己亥日合朔。是月無辛巳癸巳。經書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癸巳。葬晉文公。乃三月之辛巳癸巳也。蓋由三十二年癸巳應置閏而失閏。故差一月。至十二月。經朔三十一日一十二刻。以縮疾減之。甲午日合朔。至十二日乙巳。是月十九日。得中氣。則乙巳正十二月公薨於小寢之日也。長厤推爲十一月十二日乙巳。謂是月經書十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於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以上四事皆差。則非矣。春秋忽然而四月差。又忽然而十二月不差。其矛盾類如此。

古今律厤考卷六

春秋考

文公

元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官失之公羊有朔字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以授時推是年乙未距元辛巳中積六十九萬六千一百五十五日八十二刻步至三月定朔五十九日四十八刻癸亥時午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十九刻入食限春秋書二月食者或錯書三字爲二字也若云二月朔癸亥則三月朔癸巳四月朔癸亥而四月二十五無丁巳矣經何以曰四月丁巳葬僖公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云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除於終事則不悖謂先王履步厤之初始以爲術厤之端四序則不愆過舉中氣以正月民則不疑惑歸其餘日於終以置閏則時事不悖亂是年春秋閏三月非禮也法推前閏月當在僖公三十二年至文公元年十二月方再閏元年四月經朔二十九日二十四刻癸巳日合朔至二十五日丁巳是葬僖公之日春秋於僖公三十二年失閏至文公元年三月方置閏故左傳以爲非禮成三月補閏所以四月朔得癸巳之常而月內有丁

巳也。孔穎達謂春秋之世。厤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者。以此。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云。非禮也。言猶莊公之非也。以授時推。是年己酉。中積六十九萬一千四十二日四十刻。六月定朔。三十七日三十二刻。辛丑日辰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四十四刻。入食限。

宣公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云。七月三十日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授時推是年庚申。中積六十八萬七千二十四日五十二刻。步至秋七月朔。不入食限。十月定朔。五十六刻。甲子日未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七十九刻。日食九分有奇。日食九分以上。亦爲食既。經書七月。元史云。蓋十誤爲七也。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朔。官失之。范氏云。食晦。以授時推。是年壬戌。中積六十八萬六千二百九十四日三刻。步至四月定朔。五十二日三十五刻。丙辰日辰時合刻。交泛一十四日九刻。入食限。合范謂食晦非。

十有七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朔。官失之。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

限。蓋誤。以授時推。是年己巳。中積、六十八萬三千七百三十七日三十二刻。步至五月。定朔、一十一日七十四刻。乙亥日酉時合朔。交泛、四十刻。入食限。若六月甲辰朔。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爲是。蓋春秋失一閏。誤以五月爲六月也。然郭守敬亦不明言加時在晝。蓋疑七十四刻。酉時。恐入夜。故如僖公十五年夜月食。不明言加時晝夜。殊不知酉時合朔食甚。則初虧在申可知。是加時在晝合矣。

成公

十有六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以授時推。是年丙戌。中積、六十七萬七千五百二十八日一十七刻。六月定朔、二日六十一刻。丙寅日未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九十八刻。入食限。合是月日食。乃爲正陽之月。愿未作。陰侵陽。伐鼓用幣爲宜。

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十二月戊午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推。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授時推是年丁亥。中積、六十七萬七千一百六十二日九十三刻。步至十一月定朔、五十三日四十八刻。丁巳日午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二十八刻。入食限。與大衍同。蓋春秋時失一閏。誤以十一月爲十二月也。

襄公

十有四年。十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年壬寅。中積、六十七萬一千六百七十六日二十六刻。二月定朔、三十一日五十四刻。乙未日

未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一十三刻。入食限。合。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杜氏云。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大衍同。授時推是年癸卯。中積。六十七萬一千三百一十一日二刻。步至七月。定朔、五十三日三十一刻。丁巳日辰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三刻。入食限。是七月朔食。非八月。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年戊申。中積、六十六萬九千四百九十二日八十刻。十月定朔、五十二日六十三刻。丙辰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七十六刻。入食限。合。

二十有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穀梁釋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厤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姜氏謂比月而食。非大衍亦以爲然。授時推是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冬十月庚辰朔。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爲是。蓋厤推日食。凡一百七十三日一交。一年止二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有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蓋前後不出陽八度。陰六度。日月交有一定。豈有比月頻食之理。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蓋多歷

世代傳寫失眞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也入春秋惟是年九月十月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頻食考二十一年閏在夏前二十四年閏在春初想當時日官算失一閏誤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以二十四年之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既而見其失閏不合也乃於二年各補足一閏書爲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此兩册俱存而後之修史者遂併收錄之然比食之說則千古所無不必辯者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年辛亥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七日六刻二月定朔九日三十七刻癸酉日辰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十六刻入食限合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日有食之

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授時推是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三十一日八十二刻四十七分步至七月定朔五十七刻甲子日未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八十七刻入食限日食九分有奇爲食既是也步至八月朔立分不叶不應食猶之二十一年無比食之理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書經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經十二月乙亥非傳十一月乙亥是左云辰在申再失閏者謂從子至亥十二謂之辰斗柄在天指角亢之宿在大

角攝提。謂之建星。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在焉。周十一月。夏九月也。九月斗當建戌。而辰指在申。申與戌差兩月。是司厤再失閏。兩月未閏也。厤法。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自文公十一年。至襄公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凡十四年。又當有五閏。通計七十一年。應有二十六閏。而長厤推得二十四閏。計少兩閏。故云司厤過也。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以授時推。是年乙卯中積、六十六萬六千九百三十六日九刻。十一月定朔、一十一日二十四刻。乙亥日卯時合朔。交泛七刻。入食限。若推十二月朔。無乙亥。亦不入食限。然斗柄所指。九月宜戌。昔時則然。久之。十二辰皆可指。非一定也。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云。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禆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註疏謂梓愼、魯大夫。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玄枵在子。虛危之次。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虛之意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云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十一年。行未及周。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淫行失次也。時當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也。蟲獸在

地而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爲青龍之象西方爲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也南方爲朱雀之象北方爲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也龜蛇二蟲共爲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乃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失次出虛危下龍在下蛇在上爲蛇所乘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卯爲大火房心宋之分野辰爲壽星角亢鄭之分野龍爲宋鄭之星故饑玄枵虛星在中地氣發洩而春溫無冰是土虛不實而人民耗損不饑何爲裨竈鄭大夫言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旅於明年玄枵之次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故衝其鳥身而及其尾也是年天王崩楚子卒明年鄭饑宋亦饑皆驗夫一歲星淫也梓慎裨竈所占不同其事俱驗邱明兩載之以示占卜之驗惟人所在耳以授時推春秋歲星皆先天一宮益疏遠蓋授時步氣朔近密於五星則仍舊未改其數故疏須測驗更正乃得其眞余測法詳見別簡

昭公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年丙寅中積六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八日四十刻四月定朔四十日五十二刻甲辰日午時合朔交泛二十七日二刻入食限合考之左傳云是日日食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

惡之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註云亥、娵訾衞地也戌降婁魯地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衞大在魯小言災發於衞而魯受其餘禍也八月衞侯惡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驗矣授時推是朔日躔由亥入戌十餘度則已過其界似與春秋不協但古今宮界之分或有不同不可考耳

九年夏四月陳災

天火曰災陳已滅矣此何以書公穀皆云存陳也不與楚滅也左傳鄭禪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註陳顓頊之後爲水屬火畏水爲之妃以丁爲壬妃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長厤推閏當在此年五月後而前年已閏八月故四月得火見火星見而天火適災於陳陳水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故五年陳復封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歲星之助火盛則水衰陳封四歲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楚復滅陳故曰五十二年授時推是年戊辰中積六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七日九十一刻步至三月朔日甲子二十九日壬午得中氣閏三月朔日癸未無中氣四月朔日壬子得中氣是是年閏三月也既閏三月則四月朔日躔婁三度戌宮之盡將退入酉昏後火出於東固其宜也長

厤推前年閏八月此年閏五月皆非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授時推是歲甲戌中積六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六日四十五刻五月定朔五十三日五十五刻丁巳日未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九十五刻二十九分入食限經云六月非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發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註疏謂此年六月日食是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故魯之祝史請之昭子謂日食天子不舉盛饌伐鼓於社以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以救日伐鼓於朝退而自責禮也平子禁禦之曰止也惟四月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五月一陰生之陰氣未動陰爲慝乃慝未作此朔日食陰侵陽重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餘月則否蓋平子以六月非四月不知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四月建巳正是純陽五月一陰未生之月故太史曰在此月也姜氏云是年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授時推是年丙子中積六十五萬九千二百六十五日九十六刻步至六月朔不入食限九月定朔一十日一十八刻甲戌日寅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七十六刻入食限夫日食既非六月則於慝未作正陽之月無取矣

秋郯子來朝

左傳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厤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考郯子少皞之後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也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包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鳳鳥知天時故以名厤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鶡鶊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分至啓閉以鳥名官以鳳凰氏爲之長夫天時鳥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冬有星孛於大辰

孛彗星也左傳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出於火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也故爲帝邱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註疏謂冬夏之八月也月

令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房心尾也天漢在箕斗間於是時大辰見天漢之西今有孛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於天漢也申須魯大夫布布新也火出謂昏見也夏三月見商四月見周五月見夏數得天時之正也虛者舊居之處謂先王先公嘗居此地也大辰大火宋分野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祝融高氏辛之火正居鄭火房火舍也衞地昔帝顓頊居之內有顓頊冢故爲帝邱天漢爲水衞營室星水也陰陽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牡牡雄也丙是火日午是火位壬是水日子是水位丙子壬午水火合而相薄必行其意但彗在大辰爲多及漢爲少水少火多故水不勝火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此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入火而伏謂火災畢而伏也壬午卽明年四國火災之日不過其見之月謂明年五月火見也璿玉珪瑩玉爵玉瓚於珪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者祲竈欲用此三物以禳火而子產弗從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是五月心星昏始見壬午同日四國皆火祲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是又有驗不驗矣

二十年春

左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註疏謂是正月己丑朔日南至當是年前閏月史官失閏故書爲二月嗣後八月方補一閏傳於八月書閏月戊辰殺宣姜是也夫二月爲夏正建亥之月亥月固無冬至之理而是歲正月亦非己丑之朔授時推周景王二十三年卽魯昭公二十年己卯歲中積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日二十二刻天正冬至戊子八十三刻經朔五十六日九十九刻是歲正月庚申日合朔越二

十九日戊子日八十三刻日南至二月朔日已丑尙未宜閏故也春秋誤矣夫戊子南至而梓愼以己丑望氛應驗亦何取焉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愼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暗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註疏冬夏二至長短極則相過春秋二分晝夜等則同道以爲日月之交理必相侵不爲災今秋七月夏五月爲夏至不爲災也其他非分至之月則爲災日食是陰侵陽陽不勝也故日食常爲水災不知日月之行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一交交數滿則同道相過非分至之說也梓愼妄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十月乃夏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是不爲災乎莊二十五年七月日食秋大水是日食水災固有之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矣亦不常爲水也日食之變所關至重恐亦與叔輒之哭不哭無涉授時推是年庚辰歲中積六十五萬七千八百四日九十八刻七月定朔一十八日四十二刻壬午日巳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八十七刻入食限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杜預以長厤推十二月朔與明年正月朔中有一閏此十二月當爲癸卯朔經書癸酉朔是誤非也授時推是年辛巳歲中積六十五萬七千四百三十九日七十四刻十二月定朔九日三十六刻癸酉日辰時

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一十八刻、入食限、與春秋合、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年癸未歲、中積、六十五萬六千七百九日七刻、五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巳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入食限、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曰、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註疏謂轉宛轉也、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是年至定公四年、爲六年、定公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是其言之驗也、孔疏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食在龍尾、謂爲尾宿謫變也、謂日食雖在辛亥、然變起於十月十九日庚午、午南方楚位也、午火庚金火勝金、故吳雖入郢、楚亦不亡、以授時推、是年庚寅歲、中積、六十五萬四千一百五十二日三十六刻、十二月定朔、四十七日三十三刻、辛亥日辰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六十二刻、入食限、推日躔、是年天正冬至赤道、斗二十三度有奇、加時黃道、斗二十一度有奇、十二月朔辛亥、黃道積度、三百一十四度有奇、是日日躔黃道、亢四度九十一分、蓋東方七宿、角亢屬辰、爲龍、亢在辰宮將末、故爲龍尾、孔氏謂尾宿、非也、言十一月入郢、則十二月尚在郢、故曰及此月、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羊作正月食。非是。授時推是年丙申歲。中積、六十五萬一千五百六十日八十九刻。三月定朔、四十七日五十六刻。辛亥日未時合朔。交泛、十四日三刻。入食限。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年癸卯歲。中積、六十四萬九千四百四日一十八刻。十月定朔、二日五十二刻。丙寅日午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二十六刻。入食限。蓋春秋時失一閏。誤以十月作十一月也。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年丙午歲。中積、六十四萬八千三百八日四十五刻。八月定朔。一十六日五十刻。庚辰日午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七十六刻。入食限。

哀公

十有二年。冬十二月。螽。

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註疏謂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火、心星也。九月昏。火星見於西南。漸而下流。十月之昏。則伏。今十月火猶西流。是曆官失一閏。以九月爲十月也。長曆推是年失一閏。十二月實夏之九月。九月尚溫。故得有蟄。仲尼雖言。季孫未改。明年十二月復蟄。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授時推哀公十一年丁卯歲。中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日九十四刻。

冬至、四十四日一十一刻。閏餘、二十七日七十三刻。步至二月朔日、己酉。大盡三十日、戊寅。爲二月中。閏二月己卯日合朔。無中氣。哀公子三年己巳歲。中積、六十四萬三千五百六十日四十五刻。冬至、五十四日六十刻。閏餘、一十九日九十六刻。步至十一月朔日、甲午、小盡二十九日、壬戌。爲十一月中。閏十一月癸亥日合朔。無中氣。是哀公十一年閏二月。十三年閏十一月。春秋失之。故十二月兩書蟲。仲尼覺之。以爲司厤過也。長厤謂十二年當有閏。非是。

十有四年。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年庚申歲、中積、六十四萬三千一百九十五日三刻。五月定朔、五十六日五十五刻。庚申日未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九十一刻。入食限。

春秋隱三年二月。桓三年七月。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三十年九月。僖十二年三月、五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宣八年七月。十七年六月。成十七年十二月。襄十五年八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年十二月。昭十七年六月。定十二年十一月之朔食。皆非其月也。桓十七年十月二日。二十六年十月二日。皆非其日也。而董仲舒、劉向皆繫之以事應。夫既非其月日矣。則事應復何關。且舉其一二商之。如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食。穀梁云、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董仲舒遂以爲言朔不言日。惡魯桓公。且有夫人之禍。不終日也。豈知是年實是十一月庚午朔。未時日食。既非十月。亦非二日。仲舒夫人禍不終日之說。將置之何地。屬之誰何耶。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劉向遂以

爲夜食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權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糾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豈知是年三月不入食限夜亦不食實是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既非三月又非夜食劉向陰奪日光天子會齊之占曰此其效也果效耶非耶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比食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果從諸侯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遂滅賴又殺蔡侯滅陳蔡而縣之豈知是年七月既食無八月比食之理既不比食又何與於篡弑之說而曰楚子果從戰伐應占如響也吁嗟劉向亡論已以仲舒稱漢醇儒乃無端說夢著爲典籍使後世司天家從古及今視此占驗無敢違越豈不誣哉余故謂仲舒之洪範災異等傳宜亟火其書也向子歆讀父書治厤亦用其父四分之一斗分爲法妄推隱三年二月莊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年十二月宣八年七月成十六年六月襄十五年八月二十三年二月昭十七年六月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年十二月定五年三月十二年十一月哀十四年五月之朔皆步爲二日於桓十八年三月朔宣十七年六月朔皆步爲晦朓則皆不知歲差與盈縮遲疾之故非其厤也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七事若僖十五僖二十五並無比食之理亡論已凡三十五事其合者十八莊二十六僖五文十五宣十成十六襄十四襄二十襄二十一襄二十三襄二十四昭七昭二十一昭二十二昭二十四昭三十一定五定十五哀十四是也莊十八僖十二誤五爲三文元誤三爲二宣八誤十爲七昭十七誤九爲六此五事皆記載之誤也隱三桓三桓十七莊二十五莊三十此六事皆以

後月作前月。不應誤而閏先時也。宣十七。成十七。襄十五。襄二十七。昭十五。定十二。此六事。皆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也。或記載之誤。或置閏之差。然正之則皆是。蓋其食限之入干支之合。有足徵耳。惟僖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益誤且何以曰朔。曰月食則交。交則朔。未有不交而朔。不朔而食者。春秋時周衰。天子不班朔。魯厤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日食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既差而覺。覺而補閏。所以有合有不合。以授時推之。春秋之食晦與朔二。則皆朔無爽矣。公羊穀梁不知。而亦以爲食晦食既朔。京房等不知。而言日食不以朔日。曰薄食爲變之大。皆非也。